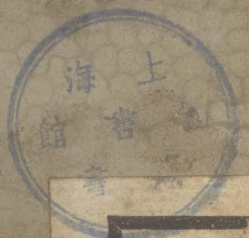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體系

馬仲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2222B

中國文學體系

馬仲殊著



上海

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1933

中國文學體系 目錄

第一章 古詩一瞥

第一節 現存的古詩

擊壤歌——康衢謠——古詩多半偽託——南風歌——卿雲歌——采薇

歌——麥秀歌——參攷中國詩史

第二節 離情別緒……………八

愛好楚聲的原因——楚文學的發展——漁父歌——杞梁妻歎——易水
歌——垓下歌——大風歌李陵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落葉哀蟬

曲——秋風辭——淋池歌——五噫詩

第三節 戀歌……………二〇

琴歌——烏鵲歌——古怨歌——怨歌行——楊白花——敘事詩——羽
林郎——上山採蘼蕪——孔雀東南飛——胡適之氏的考證——推論

第四節 西漢五言詩……………三九

可疑的作品——一古詩十九首——二蘇李詩——三白頭行與怨歌行
——四陌上桑——西漢五言的萌芽——戚夫人春歌——華容夫人歌
——李延年歌——楊惲拊缶歌——黃爵謠——尹賞歌

第五節 節引詩品……………五七

發展的梗概——三大時期——品評詩人——鍾氏之失——派別——返
于自然

第二章 樂府

第一節 樂府的名義……………六三

漢之興樂——樂府的解釋——樂府性別——郭茂倩的十二類——這裏
只述四種

第二節 相和歌辭……………六七

相和六引——相和曲——薤露蒿里——四弦曲——平調曲——長歌行
——瑟調曲——飲馬長城窟，上留田，孤兒行，公無渡河行——楚調
曲——側調曲

第三節 鼓吹曲……………七三

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有所思——上邪

第四節 橫吹曲……………七六

古曲已亡——鼓角橫吹曲——企喻歌——琅琊歌——地驅樂歌——捉

弱歌——馳驅樂歌——折楊柳歌——幽州馬客吟——隴頭歌——折楊

柳枝歌——木蘭詩考證——敕勒歌

第五節 清商曲……………八五

吳聲歌——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團扇郎——懊儂歌——桃葉歌

——碧玉歌——華山畿——讀曲歌——玉樹後庭花——西曲歌——石

城曲——烏夜啼——估客樂——三洲——青陽度——孟珠——作蠶絲

——常林歡——青溪小姑曲

第三章 入樂絕句

第一節 故事的證明……………九九

壓卷之作——絕句入樂的論者——霓裳羽衣曲的製作——碧鷄漫志的

考證——舞法的推測——沉香被詔——旗亭畫壁——關於王維——白

樂天元微之李賀諸人——本事詩所載——薛嵩送紅綫歌——張生故事

——絕句唱法——陽關三疊

第二節 竹枝及其他……………一三一

一竹枝——劉禹錫——白居易——皇甫松——二楊柳枝——白劉施溫

——三浪淘沙——劉白皇甫——四歎乃曲——元結——五紇那曲——

楊太真的阿那曲——六拋球樂——崔液的踏歌詞——七宮詞——王建

——八其他——囉嘖曲——柘枝引——字字雙——小秦王——金縷曲

——一斛珠——曲詩——九大曲——清平調——水調歌——涼州曲

——伊州曲——陸州曲——曲名舉例——荔枝香——春光好——雨霖

霖——念奴嬌——王灼之言

第四章 絕妙好詞

第一節 詞的起源……………一七九

詩詞并存——詩餘之說——樂府之遺——三說之不當——張惠言的主

張——作品示例——菩薩蠻與憶秦娥考索——漁歌子——六言的詞

——章臺柳和楊柳枝——劉白之作——謫仙怨的流行——溫庭筠——

鄭振鐸氏的論斷

第二節 亡國之音……………二〇二

自嬴政到朱由檢——唐昭宗李晔——後唐莊宗李存勗——蜀主王衍

——後蜀主孟昶——洞仙歌的疑詞——南唐後主李煜——顯然的分爲

兩期——中主李璟——宋徽宗趙佶——李師師的節烈語

第三節 女作家……………二二二

花蕊夫人——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再醮辯誣——魏夫人——朱

淑貞——陸放翁妻——蜀妓——詞妓——琴操——聶勝瓊——嚴蕊

——管夫人我儂詞

第五章 南北曲

第一節 曲的起源……………二六五

曲的興起——元曲前身——元曲體製——元曲分期——解放的南曲

——荆劉拜殺——琵琶記

第二節 元曲作家……………二七四

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鄭光祖——喬吉甫——王

國維的批評

第一章 古詩一瞥

第一節 現存的古詩

堯舜是我們中國理想的極治時代，到現在還留存着幾首算爲中國最早的古詩。如帝王世紀所載：「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這便是有名的擊壤歌。古詩源列爲古逸詩的第一首。這擊壤歌便寫出理想的極治景象。原歌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和擊壤歌比美的，則是康衢謠。康衢謠見于列子仲尼篇。謂「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己與？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這兩首詩、雖不盡實在，且列子又是偽書，但寫得十分樸實，具着古詩的形式，可說是現存的最古的兩首詩。古詩源于擊壤歌下有案語說，「帝堯以前，近于荒渺，雖有皇娥白帝二歌，係皇嘉僞撰，其事近誣，故以擊壤歌爲始。」其實這也不過是迷信而已。何只帝堯以前，近于荒渺，便帝堯時，下而至于舜禹，也是荒渺，史的事實，全不足信。從另一方面看來，就典籍所載，則中國文學的發展形成，又早在帝堯以前很遠的荒古時代。如呂氏春秋古樂篇上說：「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好似在那「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的治世，

去帝堯也不知多少年代，已有風謠之體了。卽時代稍後一些的，如夏侯太初辨樂論說：「伏羲氏時，興利教民田魚，則有網罟之歌。」可是這些歌詞，現已不存。那八闋只存八個名目：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姑無論這些歌詞已經亡佚，卽以現存的神農氏的教民食穀的豐年之詠，黃帝的金人銘和巾几銘，又能靠得住嗎？恐怕那所謂已經亡佚的八闋和網罟之歌，根本就沒有這詩，只是他們迷古的偽造證據，而歌又不容易做得像，只好託之亡佚，給後人以打不開的悶葫蘆。

何以知其然？

照現代歷史研究的新興的推定，則知殷代還是游牧民族，是新石器時代而進入青銅器時代，到了姬周，才是農業興起的時候，是鐵器時代。（參看聯合書店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末，神農氏或許只是神話的傳說，他那豐年之詠，

當然是不足信的，金人銘的工整的歌詞，也無由在游牧時代以前形成的可能。便「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也只是依託之辭吧了。

即以可認爲實在的殷代，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文學作品。從殷墟裏所發掘的甲骨文，那只是些干支卜辭之類，簡直談不到文學；而且那時的文字還未有定形，一個字能多至四五十種寫法，這又見出當時文化程度是怎樣的幼稚。即從典籍上看來，則盤庚僅是一種詰誡的文字，亦非純粹的文學作品。再如商頌，雖詩序以商頌便是商詩，但據史記宋世家則又以商頌爲宋詩。詩序本是衛宏僞作，這已覺商頌之爲商詩是不可靠，依陸侃如考訂，商頌實成于周頌之後，不是商時的產品。（參看中國詩史）實在的，若我們承認殷代還在游牧民族時代，怎麼能有純粹的文學作品，至多也不過是些神話傳說而已。

這樣說來，中國文學作品有了記錄，實始于姬周。那些無名氏所嘔出的無數的心血，經孔子編纂了所成的「三百〇五篇」，實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了。

我們無從窺三千篇的全豹，或不只三千篇，這是一椿遺憾。但另一方面看起來，若沒有孔子將那些零碎詩句筆之于簡，連那「三百〇五篇」且或不得流傳於後，那末，這又是很幸運的事了。有些人以為孔子不會將三千篇刪為三百篇，引孔子自己說的話為佐證。但這情理，實在講不通。若是我們不承認詩經為孔子所編纂的便罷；既然承認是孔子所編定，則孔子當然要有所取捨，不能說那「三百〇五篇」包括了孔子以前的古詩和當時流行的歌句。大概極力避免孔子刪詩，總繫于功罪的一問題上；我們把功罪丟開，從想像的事理上——孔子的主觀和刻簡的不便上看來，刪詩是較為合理的。

總之，講到中國文學的開始紀錄，只有這「三百〇五篇」的詩經是可靠的。不過，這裏所寫出的擊壤歌和康衢謠，至少也教我們知道古人希冀極治的理想之世所表現的心理，或者也可看出我們中國人一些崇古的國民性。

舜的時候，也有著名的兩首詩，便是南風歌和卿雲歌。據家語說，「舜彈五

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云：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這當然是想像之詞。又尚書大傳謂，「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

卿雲。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載歌。」卿雲歌是：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在不久的過去，還把這卿雲歌詞用爲國歌。兩歌爲騷體，已可斷定爲依託之詞；而家語和大傳又皆僞作，更不足信。八伯歌和帝載歌，這裏不再引。

前面幾首，其含意有歌功頌德的嫌疑，下述兩則，却大異其趣。時代興亡，當然要有些感慨的。史記載：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首陽山，餓且死。作歌云：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便是采薇歌。又史記載：箕子朝周，過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詩云：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兩詩雖見史記，但均不能確信爲夷齊和箕子作，而就詩論詩，則音調悽愴，不勝感慨係之。

此外，現存的古詩，如見於：

禮記郊特牲的伊耆氏蠶辭；

淮南子人關訓的堯戒；

古逸詩的禹玉牒辭；

古逸詩的夏后鑄鼎繇，

等等，多半僞作，可參考陸侃如的中國詩史，有詳細的篇目和論斷，極爲精確。

第二節 離情別緒

立這標題，只在說明有一個時期，楚的文學頗爲人們所嗜愛。嗜愛的原因，推測起來，不外：屈原集了楚文學大成，他的作品影響人們去仿效；屈原的事蹟引得人們敬仰，對楚文學也推而贊賞；楚的傳誦文學的音樂，我們雖不知底蘊，但就作品上看來，讀到口裏的字句似乎更慷慨激昂，這很合戰國及漢初人們的口味。項羽的垓下歌，漢高祖的大風歌，只有用楚文學的形式，才能教聽的人泣下；現在所謂「楚歌四面」，其實我們也不曉得楚歌的內容如何，唱法如何，只

說到這四個字，就令得我們心頭起一些顫動似的。漢高祖最愛楚聲，所以唐山夫人的房中樂是楚聲；又，漢高祖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後不果，戚夫人涕泣，帝曰：「若爲吾楚舞，吾爲若楚歌。」可想到楚舞楚歌的動人心魄。漢武帝亦好楚聲，他的作品皆每句用着「兮」的。大概，慷慨悲歌的所謂變徵之聲，是楚文學一個特點。

這裏，想把楚聲中寫出離情別緒的作品，借着故事略述幾則令人興奮的詩句。

離騷之前，楚的文學頗活動，如詩中的伐檀，陟岵，麟之趾，標有梅等等，以及老子中有些詩句，皆影響到楚的文學，或可稱爲楚文學的先驅。又如見於：

水經注的臨河歌；

孔叢子的楚聘歌；

孔叢子的獲麟歌；

《琴操的龜山操；

《琴苑要錄的水仙操；

《論語的鳳兮歌；

《莊子的接輿歌；

《孟子的孺子歌；

《新序的徐人歌；

《說苑的越人歌；

無一首不影響于楚辭，成了一脈相傳系統，而造成宏偉的楚文學，那末，我們且看楚聲是怎樣的動人吧。

茲引伍員與漁父歌的事實，算着開篇。據吳越春秋謂：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夫，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曰：

日月昭昭乎寢已馳，

與子期乎蘆之漪！

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

日已夕兮，余心憂悲。

月已馳兮，何不渡爲？

事寢急兮將奈何？

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

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

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漁者覆船，自沉于江。

——真有這樣憨直的漁父嗎？無怪現在冬烘先生要說世風不古了。

于生離死別之際，唱出了無可奈何之聲，雖是斷言短句，亦自卓絕千古。如琴歌是。蔡邕的琴操載：「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曰：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哀感皇天城爲墮。

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所歌的前兩句竟和楚辭九歌少司命中二語相同。至杞梁戰死，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特無援琴而歌的話，且沒有梁妻感天城崩的記載。哭城而崩之說，見于劉向列女傳：「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內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七日而城爲之崩。」

因此，頗令人疑心這琴歌或是蔡邕代作。但杞梁的事竟流傳民間，或者蔡邕是將已流行的杞梁妻歎錄出，無論其是否爲梁之妻原作，但一樣的動人。後來，杞梁轉音爲范希郎，其妻衍爲孟姜女，至有萬里尋夫的傳說。

至渡易水歌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史記載，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兩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是怎樣的悲壯！那時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呢，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又何等氣概！

項羽的垓下歌，更是嗚咽纏綿，英雄多情。史記載：「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虞姬的和歌云：

漢兵已略地，楚歌四面聲；

大王意氣竟，賤妾何聊生？

此詩不載史記，見之于楚漢春秋。但這是偽書，非司馬遷所據而作史記的楚漢春秋。所以沈德潛說，「虞姬和歌，竟似唐絕句。」不足信了。

和項羽爭天下的劉邦，他本是個市僧，却不想他也做出大風歌來。史記載：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自擊筑，自爲歌。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這很奇怪，——四面楚歌的項羽，泣下數行，理之當然。高祖做了皇帝，回到故鄉，應該顯耀尊崇，爲什麼要慷慨傷懷，泣下數行呢？這教我們知道，故鄉，是最令人縈念的啊！

載於漢書的李陵別歌，也悽愴欲絕的。蘇武使匈奴，李陵敗降，兩人於胡地徘徊路側，悵悵不能辭。及昭帝卽位，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單于許還，李陵置酒賀武，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歌云：

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擢，士衆滅兮名已隕。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這種異鄉的悽哀情調，于烏孫公主的悲愁歌，是同樣的令人心震。據漢書西域傳載：元封（武帝年號）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歌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氈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漢武帝，雄才大略，是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幹能之君，他却有極哀豔的故事，使文學上也開着幾朵哀豔之花。李夫人歌雖只三句，而萬轉千回，此恨綿綿，永無盡期。這李夫人是李延年之妹。漢書載：「李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起舞而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甯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李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可是，李夫人竟佳人薄命，不幸早死，武帝當然萬分哀悼。外戚傳載：夫人早卒，方士齊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設帷帳，令帝居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視，帝愈悲感。爲作詩云：

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

翩何姍姍其來遲！

這真傷心。又拾遺記謂：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時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

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頽，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

蟬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

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局。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甯！

還有他的秋風辭，也哀感動人。漢武故事謂：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羣臣飲讌，自作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汾濟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所謂「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四時之動物深矣。秦皇漢武，并稱開拓疆土之能君，在文學上他比秦皇高出萬倍。又漢武故事謂：武帝爲太子時，長公

主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現在所云「金屋藏嬌」，就是這個典故，傳爲香豔的佳話。

和武帝的秋風辭具同樣情調的，則是昭帝的淋池歌。拾遺記謂：帝顧淋池，中植芰荷，時命水嬉，畢景忘歸。使宮人歌曰：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

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

萬歲爲樂豈云多。

終漢之世，這類的歌雖留存不多，然此外如武帝的瓠子歌二首，蒲梢天馬歌，燕刺王旦歌，華容夫人歌，趙飛燕的歸風送遠操，以及無名氏的「練余心兮浸太清」的琴歌，皆纏綿宛折，曲拍神妙。茲引梁鴻的五噫詩以爲殿。據後漢書載：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歌云：

陟破北芒兮，噫！

願瞻帝京兮，噫！

宮闕崔嵬兮，噫！

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第二節 戀歌

夫妻間的兒女之情，自然也是文學的絕好材料。如前面所舉的琴歌，是如何動人。這裏再略寫幾則，以見一般。在「悲莫悲兮生別離」的一首之外，還有百里奚之妻所寫的琴歌，不過情調迥然不同。據風俗通謂：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因撫弦而歌。問之，乃故妻也。歌云：

百里奚！五羊皮，

憶別時，烹伏雌，炊芻廬。

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聽了，要怎樣的慚愧。這有點煞風景，再舉另一類的吧。如烏鵲歌與

古怨歌：

據彤管集說：韓憑——宋康王舍人——妻阿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

陵之台，阿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歌爲兩首：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其一）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

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其二）

雖宋玉而不樂，夫妻之情，貞潔之戀，可以想見。至竇玄妻的古怨歌，更爲淒哀。傳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之。歌云：

熒熒白兔，東走西顧。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兩者事實不同，而嘔出的心情，則皆可憐。

還有班婕妤的怨歌行，也寫出這種願而不得的微婉之旨。婕妤初為成帝所寵，其後趙氏日盛，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紈扇詩以自悼焉。紈扇詩即是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激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現在說「秋扇見捐」，即從這詩裏來的。又前面所言趙氏，就指趙飛燕。她是成帝宮人，初學歌舞，以體輕，號曰飛燕。先為婕妤，許后廢，立為后，與其妹日事蠱惑，流傳不少的佚事。他雖是這類人物，而她那歸風送遠操却是絕作。西京雜記謂：趙后有寶琴，名鳳凰，亦善為歸風送遠操。是三句的騷體式：

涼風起兮天隕霜，

懷君子兮渺難望。

感予心兮多慨慷！

不過是否爲飛燕所作，就不得而知。在這幾個女作家裏，如北朝胡太后的楊白花，既爲確實，又是千古絕響之作，真再難得。據梁書載：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思之，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歌云：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

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

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

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詩裏所說楊花，就指楊華，題意雙關，所以成了絕響。

總之，這種兒女柔情的心理，描摩最難，樂府裏的陌上桑，是最著名的一篇。其後，則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李白的長干行，以至王維的洛陽女兒行和張籍的節婦吟，皆寫得各臻其極，各盡其妙，這裏舉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爲例，此歌一名晉辭，頗存古意。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案莫愁爲古舞曲曲名，舊唐書謂「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這與梁武帝所寫的洛陽女兒莫愁，實無關係。

再有於詩中自成故事，讀來娓娓動聽，真情流露，確如劉勰所謂「吟詠之

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先看辛延年的羽林郎吧：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吾廬。銀鞍何煜燿，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驅。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寫胡姬之美，寫胡姬的貞節之情，細膩而教人憐愛，雖是古董，而能百世常新，能說不是絕作。至上山採蘼蕪的一首，又是另一種的淒哀。此詩多題爲古詩：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織纈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纈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從纒素來比新故，別饒風趣。敘事詩寫得如此短俏，毫不着力，而有無限深情，不得不以此篇爲絕唱。又詩中的長跪，玉壺清話有一則：宋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不能對。王貽孫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勃海國記，備言之。

當然的，敘事中最偉大的，還要說到「孔雀東南飛」題着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的一首。此詩首錄於玉台新詠，題下有小引，說出事實的大略及作詩的時期：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原詩如后：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

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旣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計。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房。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

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辛苦，謂生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鐙，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在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下初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淚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鄰，且暫

還家去。吾今日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附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

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都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牀，出置前牕下，左手

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兄，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以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勿復怨鬼神。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子台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有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

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攪裙脫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首詩計三百七十七句，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爲古今第一首長詩。「淋淋漓漓，反反覆覆，雜述數十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在中國文學史上實稱爲敘事詩的絕作。

對於這首詩的本身，大概沒什問題，皆承認這是五言古詩，皆贊爲絕妙之作，現在所要討論的，是這首詩的產生時代。究竟這詩成於漢末，抑或成於六朝？這詩的最早記錄，是被收在徐陵的玉台新詠裏，其後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

也錄此詩，不過收入雜曲歌辭裏，題爲古辭。一向皆視此詩爲漢末作品。但徐陵是梁時候人，去漢末有三百年之久，何以這著名的詩直到他才有寫本？因此有人懷疑，以爲這首詩實產生於六朝時代。如梁啓超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作品，都起六朝，前此却無有。」（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係）不過梁氏僅這樣一說，沒提出什麼證據。陸侃如的一篇孔雀東南飛考證，從各方面證明這首詩產生於六朝時代。他那最有力的證據爲兩點：他說：「假使沒有寶雲（佛本行經譯者）與無識（佛所行讚譯者）的介紹，孔雀東南飛也許到現在還未出世呢？更不用說漢代了。」其次，他又從詩中「新婦入青廬」一句，引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謂，「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由此推定原詩不能爲漢人所寫作的可能。陸氏於最近出版的中國詩史上，還引這兩條，維持原主張。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於梁陸的主張，加以反駁，有十分充足的理由，這裏不

妨將胡氏的考證節引來，以這詩爲漢末產品的護符。我個人的意思，亦是維持原案的。

胡氏以爲，這首詩沒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這是很重要的前提。理由有二：第一，原詩全篇無一點佛教思想所影響的痕跡。詩中并没暗示出什麼來生，輪迴，往生一類的希望，可以證明。其次，至於佛本行讚和普曜經長篇故事，譯出後，并無多大影響。於六朝文學，只看見惠休，寶月，和尚的名士化，不見名士的和尙化。——這是事實，梁陸忽略，胡氏提出，具有卓見。實在的，佛教在中國雖有幽久歷史，但在六朝，還是老莊學說盛行的餘波；直到了宋，佛教思想才揉雜到中國的學術界，佔了勝利。這一點是研究中國學術史的人皆承認的吧。

再就作品本身上說，胡氏對陸氏所提證幾點，也加以更正：第一，陸氏很懷疑原詩中「合葬華山傍」一句，——爲什麼住在廬江的人，會葬到西岳華山呢？陸氏因此連想到宋時華山巖的故事。以爲這首詩的作者用華山巖的眼前的典故。

胡氏以爲這不相馬牛，不能因此而定這詩爲六朝作品。同樣的，就是華山畿所說的華山，也不是西岳華山，——南徐士子的棺材，能從西岳華山經過嗎？胡氏考證：南徐州治在今丹徒縣，雲陽在今丹陽縣，華山即今丹陽之南的花山，屬高淳縣。所以，華山畿中的華山，「合葬華山傍」的華山，皆是小地名，與西岳華山無涉。

第二，原詩中「新婦入青廬」的青廬，陸氏依段成式之說，以爲是北朝時結婚的特別名詞。胡氏則謂，青廬，實爲如喜事之搭棚，非有特別。陸氏自己且引北史八卷，謂北齊幼主，「御馬，則藉以氈廁，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且牢饌而親觀之。」可見青廬二字，并非那時結婚的特別名詞。

第三，再詩中的「四角龍子幡」，胡氏以爲六朝之前，并非沒有，證據也不充足。

由上考證，胡氏更說出自己的解說。以爲這首詩：

第一，創作去故事本身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經過三百年（二三〇——五五〇）之久，流傳民間，方收入玉台新詠，爲最後的寫定。當然的，既是長期的流傳，必定經過增減修削，添上不少本地風光，吸收不少無名詩人的句子，形成了最後的寫定。

第二，原詩開頭兩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接着就是「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上下語氣不連貫，頭兩句突如其來。記得前幾年，各地多將這詩排爲戲劇，演了後，有人說着，既然戲名叫孔雀東南飛，爲什麼就沒看見孔雀登台呢？這雖是膚淺的懷疑，却有道理。經胡氏考證，以爲起首兩句，是當時民歌流行的一種「歌頭」。原詩一定不只此，經了刪減，還留存這兩句。他引曹丕的臨高台有這樣詩句：

鵲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頽。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又在玉台新詠裏，也有這樣詩式：

飛來雙白鵝，乃從西地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疾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頹。……

在樂府詩集裏，也有與玉台新詠的一首大同小異的同式樣的詩句。由此可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的兩句，是流行的一種歌頭，經了刪減，才成此式。

第三，由上兩點，考知原詩字句一定經過多少改變，但母題 (Motif) 沒有更革。原詩之成，去建安不遠。

第四，或者有人懷疑，以這樣一首偉大的詩成功以後，何以沒人批評？這懷疑似有道理。但胡氏以爲：這詩質樸而有土氣，且爲民間作品，沒人批評，不足爲奇，且六朝的文學批評趨於格律，這詩當然不被人提起了。

胡氏的考證，我認爲十二分的正確。即從文學思潮上看來，我以爲這詩也不

會成於六朝之際。六朝的文學，這是我們知道的，競尚浮豔，文勝於質，慣用複筆。如當時文學批評者劉勰，鍾嶸，以至北朝的顏子推，他們一致反對聲律，反對駢儷，但是他們自己做起文章來，也非常工整，字句偶對，可見當時文學的風尚。只用這一項理由，就可知六朝決沒有這產生這種質樸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看來，若我們認定五言詩起於東漢，而盛於魏晉，則這首詩處處保存五言詩的原式樣，既不雕斲，又不堆砌，迥非六朝人的手筆。即使是六朝人的擬古，也不能模倣得這樣好。李陵的答蘇武書一篇，有人以為六朝文人的代筆，從那文體上及作風上，就露出了馬脚，而孔雀東南飛却找不出這破綻。或者有人說，木蘭詩也不是六朝時代的作品嗎？為什麼六朝時代不能產生孔雀東南飛呢？可是，把這兩首詩加以比較，只看木蘭詩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這已夠力了，寫得十分起勁了，但還要加上「旦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這種複筆，在孔雀東南

飛裏是找不出的。這更可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原始式的五言詩，而不是辭藻競麗的六朝時代的作品。

第四節 西漢五言詩

從前治文學者，皆以詩經爲四言之始，漢詩爲五言之始。近來有人懷疑，以「漢之五言」一句話，太覺籠統，這樣一研究，便把五言詩的流行，縮退到東漢。因爲從前所認爲西漢的五言詩，大都靠不住。這裏將這類作品，略加探究：古詩十九首，蘇李詩，白頭吟與怨歌行，陌上桑。

一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最初錄於文選，昭明以不知作者姓氏，名爲古詩。顯然到他那時候，這十九首詩的作者莫可討究，而置於疑辭的。李善注文選，也說，「并云

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原詩於文選上編在蘇李詩之前。鍾嶸的詩品，也沒說出實在，只謂，「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

將十九首詩確定了作者姓氏的，一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上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辭。」至玉台新詠則將「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採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庭前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等九首，認為枚乘所作。不知徐陵有何根據，這太近於武斷。

就是指出了原詩的作者，也不完全，所以說這十九首古詩，非一人所作，非一時所成，這是一致認可的。其實，我們只看陸機所擬作的十四首，統名之曰「雜擬」，這「雜」字就可證明原詩非一人一時之作。從前面引述，多承認為枚乘做了幾首，但枚乘是否作詩呢？這在詩品上倒反說，「自玉揚枚馬之徒，詞賦競

爽，而吟咏靡聞。○可見枚乘并未作詩，玉台新詠所云，是靠不住的。

既非一人一時之作，那末，這十九首古詩產生於什麼時候呢？最精確的，當然把每首詩加以考究，一一分析，這我可介紹賀揚靈的古詩十九首之研究，是最好的參考；這裏不再引述，想從大體上加以推測。或者拿我這裏所說，當着賀氏那研究的結論。

這十九首的古詩，其內容所表現的，大概皆是逐臣棄妻，朋友闊別，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以及人世滄桑，白雲蒼狗之慨歎。當然的，這種情感或悲觀厭世的企想，在平靜的局面之下，在平靜的生活中，較之亂世不容易輸運到文學裏來，更不容易作爲形成新興文體的動力。換句話說，就是亂世之際，這種人世變遷，死生闊別之感，很容易表現到文學裏面，比較容易形成新的文體。比如，四言詩雖起于周，只有到了春秋，才可稱盛；楚辭雖早萌芽，只有到了遭逢不祿的屈宋，才集大成。皆不是無端的。若以這大前提爲不十分錯誤，那末，我們且

把東西漢的情形，略略的比較一下吧。

西漢二百年，其間雖有呂氏之亂，文帝時的匈奴入寇，武帝的窮兵黷武，宣帝時的霍氏謀反，但國內還算平穩，沒有什麼大的戰禍。可是到了西漢之末，王莽弑了平帝，劉崇翟義皆起兵，這聲勢已夠浩大了；不幾年又遇着赤眉之亂，劉秀起兵，弄得國都由長安遷到洛陽，這能說不是大變革嗎？章和之世，竇氏拔扈，梁冀且殺了質帝，桓帝臨朝，便有黨錮之獄，株累幾千人，人心何只震恐？不多時黃巾賊起事，獻帝時更不必說，羣雄割據，——這二百年間的戰亂，劇的變革，較之西漢爲如何呢？只從這一點，我已覺古詩十九首產生于東漢，似較西漢有更大的可能性。解釋這十九首無題詩的含意，也覺東漢的情形更可切確些，更合于詩的內容。

我們且讀一讀原詩，如：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

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闕，欲歸道無因。

這種沉重的傷感心情，若不經過大戰亂，不容易走到文學的領域裏來。在現在我們會做幾首無病呻吟的小詩，然而我們試想，那時候五言詩還未流行，能令得人們將這悲感心情送到文學領域裏，來創造新的文體，非有決大的動力不可。前面所舉的詩，決不是無病呻吟，沒有大的戰亂，把生活弄得無一時安定，這詩無從寫得出；「但見邱與墳」和「欲歸道無因」的感慨，也無由發生。所以在西漢的時候，只見歌功頌德的台閣體的賦，非常猖獗，這也可反映那時的時代，決不同于東漢。

再如：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寢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

這首與「去者日以疎」，同一情調。且李善已經說，「驅車上東門」和「青陵上柏」的一首中「游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枚乘所作。所謂「驅車上東門」的上東門，就是洛陽的上東門，可見這是東漢時的產品，經過大戰亂之後有爲而發的。

不必多所引證，古詩十九首中，至少有十分之八九成於東漢，是可斷言的。

二 蘇李詩

蘇李詩，初見于文選，李詩題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蘇詩則題蘇子卿詩四首。這七首詩，只有文選全錄，如玉台新詠只載文選蘇詩第三首的一首。詩品上沒提蘇武能詩。只說，「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至文心雕龍更爽直的提出疑問。明詩上把漢詩作一鳥瞰，說道：「漢初四首，韋

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劉勰一面沒說蘇武能詩，一面又疑李陵之詩，這已經教我們知道蘇李詩有幾分靠不住了。再從比劉勰較早的文藝批評者，晉初的裴虞的文章流別志所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這更可知蘇李詩是依托之筆了。

即就史傳所載，也未言蘇李二人有互相唱答的詩。漢書李陵傳，沒說李陵作詩。蘇武傳，引李陵的歌，則爲騷體，非五言詩。傳中亦未說及二人作五言詩。至李陵集，則覺來歷不明，有作僞嫌疑。漢書藝文志不載李陵集。直到隋書經籍志，始著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這顯然是後人編纂的。蘇李的故事，當然動人，後人代他們作書，作詩，自是意中事。如李陵的答蘇武書，就是僞的，并且不只一篇，更可證明蘇李詩的不可靠。

再就原詩中所述，多與事實不合，如蘇武於武帝天漢元年（紀元前一〇〇）出使匈奴，直到昭帝元始五年（紀元前八二）才得返漢；李陵以天漢二年即降匈奴，二人在匈奴有十八年之久，何能如原詩說「嘉會難再過，三載爲千秋」呢？而且李陵壓根兒也沒有南返之意，原詩中說「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這也不是李陵的本心，僞作露了馬脚。又詩中如「俯仰江漢流」，「山海隔中州」，皆是破綻，爲不可靠的疑點。歷代詩話於江漢的標題下，有這樣的節引說：

蘇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宋人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疑非本作。

楊升庵曰：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蘇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

雖原詩話作者吳景旭，另引注語，曲解「俯仰」二字，總不能自圓其說。其實，

我們只把古詩源拿來讀一讀，就發現另立標題的擬蘇武詩，這可教我們醒悟，後人為蘇李作詩的，正不知多少。不過原詩沒加上「擬」或「代」字，便令後人信以為真。

三 白頭吟與怨歌行

白頭吟爲五言詩式，傳爲卓文君所作。

原詩如左：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徙徙，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此詩首錄於玉台新詠，爲古樂府詩六首之一，題曰皚如山上雪，未標作者，

可見原詩非文君所作。傳爲文君所作，乃因西京雜記有一段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但西京雜記實爲一部僞書，非漢人做的。隋書經籍志載此書目，不著撰人姓氏，唐志以爲葛洪所作，總之去漢已遠，所言文君作白頭吟實不可靠，還應依玉台新詠所錄，作爲無名氏的作品。

茲再引馮舒的詩紀匡謬一則爲證：「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台新詠題作體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不著其辭；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并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

白頭吟非文君所作，已成鐵案。又前引述的怨歌行，多認爲班婕妤好作，亦覺

不安。劉勰于明詩中已加以疑問，不爲班婕妤所作，可不待言。且今查漢書外傳，僅錄班婕妤自傷之賦，未言作怨詩。玉台新詠所錄的怨詩下的小序，實無根據。而班婕妤又爲班彪的姑母，班固的祖姑母，他們作漢書，若是班婕妤果真做了怨詩，爲什麼不但不錄存，且提也不提？這不是很大的疑竇嗎？嚴羽的滄浪詩話謂，班婕妤怨歌行，樂府以爲顏延年作，這或者有幾分相近。

這兩詩，白頭吟與怨歌行，雖不能證明成于東漢，但非卓文君及班婕妤所作，這可斷言的。

四 陌上桑

陌上桑，屬樂府歌辭的相和歌，具五言詩式，舊皆視爲西漢的產品。這裏且加以簡略的考證。

原詩如左：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担擗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勸者忘其耒；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這首詩，就詩論詩，不用說，是絕妙之作。但究竟是否西漢的產品呢？視爲西漢的產品，大概由于崔豹的古今注所載：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台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琴，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因此謝朓量說：今陌上桑歌辭中，「使君」卽喻趙王也。其辭流傳絕古，當出于西漢蘇李之際乎？

但樂府解題只謂，「古辭，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并没說出原詩的作者，或產生時代。今查吳兆宜的玉台新詠注，則謂：「使君」之稱，始見之後漢郭伋傳，此詩云「使君從南來」，其爲後漢人無疑。這考證既靠得住，那末，陌上桑又要退下多少年，而爲東漢的產品了。

五 西漢的五言詩

這樣看來，則我們所認爲西漢的五言詩，多成于東漢。把從前人們籠統稱漢

之五言，劃定了確實時期。不過，我們要注意，這不是說直到東漢才有五言詩，古詩十九首和蘇李詩等篇，雖非西漢作品，但西漢的五言詩却在慢慢滋長起來。除上面已經考證外，漢的五言詩也還不少。如樂府歌辭中的長歌行，君子行，相逢行，善哉行，豔歌行，隴西行以及傷歌行等，通體皆是五言詩式，我們還不能證明這些歌辭皆成于東漢。又如董嬌嬈的作者宋子侯，羽林郎的作者辛延年，皆於西漢時代。因此，我們不能一概抹煞，說西漢無五言詩。即就史傳所載，也可得些引證。茲述數則如后：

(一) 戚夫人春歌——呂后時的：

漢書外戚傳：戚夫人子竇王如意既不得立，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邇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

子爲王，母爲虜。

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二）華容夫人歌——武帝時的：

漢書燕刺王旦傳：王爲武帝長子，謀廢立，事敗，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

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

橫術何廣廣兮，

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起舞曰：

髮紛紛兮實渠，骨籍籍兮亡居。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坐者皆泣。」這雖是騷體，但華容夫人的歌，却有五言的痕跡，雖說不完全。

(三) 李延年歌——武帝時的。(已見前)

(四) 楊惲拊缶歌——宣帝時的：

漢書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箕。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五) 黃爵謠——成帝時的：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木門倉琅根。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後立爲皇后。弟昭儀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成帝時，鬻謠又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

昔爲人所愛，今爲人所憐。

桂亦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黃爵〕
已是完全的五言詩。

(六) 尹貴歌——成帝時的：

漢書酷吏傳：尹賞懲長安輕薄少年惡子，「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路皆歔歔。長安之歌之曰：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

這已是一首合體的五言絕詩了。

前述之詩，皆極可靠，是五言詩的先驅。

總之，五言在東漢流行，并非突如其來，自有其發展的線索。詩品以夏歌的「鬱陶乎予心」和離騷的「名余曰正則」的詩句，爲五言詩的濫觴，這未免嫌太早。那只能說是偶然寫成的五言詩句，不能謂爲五言詩的起源。這結論應該說：五言詩，萌芽於西漢，開始製作於東漢之初，流行於東漢之際，而盛於建

安。

我想，總不太過武斷吧？

第五節 節引詩品

于五言詩的發展，爲簡短的敘述，將作家爲扼要的批評，立論精密，不偏不倚，則不能不以鍾嶸的詩品爲首屈一指。這裏爲簡明的節引，以見五言詩的梗概。

A 發展

a 起源 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b 製作 遠漢李陵始著五言之自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c 古詩 其體出於國風。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d 缺喪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e 更衰

東京二百載，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f 極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g 衰微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

h 中興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i 變態

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j 再興 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

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合跨劉郭，凌轢潘

左。

B 三大時期

a 建安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

b 太康 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

c 元嘉 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C 品評 一百二十二

a 上品 李陵，班姬，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

左思，謝靈運 十一人。

b 中品 曹丕，嵇康，陸雲，劉琨，郭璞，陶潛，顏延之，鮑照，謝朓，

江淹，任昉，沈約，——三十九人。

c. 下品 班固，曹操，徐幹，阮瑀，應璩，張載——七十二人。

按鍾氏將曹操置於下品，陶潛置於中品，殊爲未允。然其品曹操，則謂「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又似深能知曹操者。其實，曹操只一首短歌行，就可自成千古。品陶潛則云：「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哉！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對於陶潛，也恭維備至。能說到陶之「人德」，更似淵明知音。但鍾氏於述敍詩壇遷，毫不提及淵明，此實爲大缺點。古詩，從建安而下，應以陶潛爲大分水嶺，劃一時期；他的田家詩較之謝靈運的，實高萬倍。

D 派別

a 國風派——(1)古詩——劉楨——左思

(2) 曹植——陸機——顏延之

b 小雅派——阮籍

c 楚辭派——李陵——王粲——潘岳

鍾氏反對沈約一派聲律論，持返於自然的主張。以爲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其次，詩中的典故，說理，亦當屏棄。他說，「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完全贊成白描的。所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用典堆砌，必失真美；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這是他對於詩持論的立場。

此
页
空
白

第二章 樂府

第一節 樂府的名義

漢之興樂，見于記載的，則史記高祖本紀上說：

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這是漢樂府的發端。但「樂府」二字的原意，是怎樣解說？這在漢書禮樂志上也
有記載：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

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由上所述，我們對於「樂府」，可得下列幾個觀念：

- 一，樂府，本為衙署之名；始立于漢武帝時。
- 二，樂府詩，在漢高祖時即已製作。
- 三，樂府令，始於惠帝時。
- 四，樂府的歌曲，平民謳歌，協律而被之管絃。亦有文人通曉音律，自為歌辭的。

其後，則將樂府的意義借為：

- 五，詩之能歌唱者，即稱樂府。
- 六，樂府亡後，文人擬作，沿用舊題。已不入樂，亦稱樂府。

漢時如此搜羅，製作，成績自然可觀。因此，有稱兩漢爲「樂府時代」的。但樂府是一總名，其中包括些什麼呢？據隋書樂志所載，則知漢明帝時，分樂府爲四品：

一太子樂 典郊廟上陵之樂。

二雅頌樂 辟雍鄉射所用。

三黃門鼓吹樂 天子宴羣臣時所用。

四短簫饒歌樂 軍中所用。

又宋書載，蔡邕分樂府爲四類：一，郊廟靈神；二，太子享宴；三，太射辟雍；四，短簫饒歌。這與隋書所載，實質雖同，但次序和名目則各異。其後，則以宋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分類最爲周密。共分十二類：

一郊廟歌辭 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

二燕射歌辭 用於燕饗大射食舉之樂。

三鼓吹曲辭 一曰短簫鏡歌。軍樂也。

四橫吹歌辭 軍樂。馬上奏之。

五相和歌辭 漢舊曲也。

六清商曲歌 清商樂一名清樂。

七舞曲歌辭 分雅舞，雜舞。前者用之郊廟朝饗，後者用之宴會。

八琴曲歌辭 琴用之。

九雜曲歌辭 歷代有之。

十近代曲辭 亦雜曲。出于隋唐之世。

十一雜歌謠辭 古歌謠，不入樂。

十二新樂府辭 皆唐世之新歌，不入樂。

陸侃如於樂府古辭考中，以郭氏所分十二類，謂琴曲，近代曲，雜歌謠及新樂府四類可廢。其理由則以爲：「琴曲亦是雜歌謠之流，「琴之始也，有聲無辭。」

至近代曲，即是雜曲，不應另爲一類；雜歌謠及新樂府二類，不是真正的樂府，本是文人的頑意見，大都是不入樂的。所言極是。這裏只述四類，卽：相和歌，鼓吹曲，橫吹曲和清商曲。又每類中，爲節省篇幅，非必全錄。

第二節 相和歌辭

徐嘉瑞的中古文學概論于樂府列有表解，極便閱讀，這裏只引歌辭。

所謂相和，卽是漢時的一種街陌謳歌，被之管絃。故宋書謂，「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

以言分類，則有九種：

一相和六引 卽箏篋引，宮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六引古辭并亡。

二相和曲 錄薤露，蒿里二歌。

古今注謂：「薤露，蒿里，并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

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于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薤露歌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

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山名，在秦山南。歌云：

蒿里誰家地？

聚斂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蹰！

三吟嘆曲 多吟哀絕史事。古辭如王明君，楚妃歎均亡。現存王子喬一曲。

四四弦曲 有蜀國四弦，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扉四弦等，古辭均亡。

五平調曲 新唐書謂，「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樂之遺聲。漢世謂之三

調。」有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及從軍行等。存長歌行一曲。

長歌行，據樂府解題謂，「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

原辭之一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

華葉哀。百川東到海，何時後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六清調曲 清調共六曲。只董逃行存。秋胡行，事頗有趣，惜辭已亡。

秋胡行，據列女傳載：魯秋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于

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桑而說之，下車謂曰，「力田

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採桑力作，

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已矣，不願人之金。」秋胡遂去，歸至家中，奉金遺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婦汙其行，去而東走，自投于河而死。樂府解題謂，「後人哀而賦之，爲秋胡行。」

七瑟調曲 曲存較多。

飲馬長城窟行：樂府解題謂此辭，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詞。詞云：青青河畔草，蘇蘇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殮飯，下言長相憶。

上留田：此曲體裁別致。古今注說，「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原詞云：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

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孤子生行：與上留田相彷彿，但更深刻。樂府解題以此詞「一名孤兒行。古辭，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原詞云：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當獨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蟻蝨，面目多塵土，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獨且急歸，兄與嫂嚴，當與計較。亂曰：里中一何譏譏！願寄

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公無渡河行：聲極淒哀。據古今注謂：「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渡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當奈公何！

聲甚淒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行。但據陸侃如所言，此非相和六引之箜篌引，實乃公無渡河行。按相和六引古辭既均亡佚，陸氏所言極是。後人以此篇爲箜篌引，蓋因崔豹的誤注而轉誤。

八楚調曲 據舊唐書所載，「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這房中樂多被人誤解，以為是婦人禱祠於房中之樂。但我們讀唐山人的房中樂詞，第一句便是「大孝備矣」，其後每一句皆與禱祠房中的意思相違，這不奇怪？茲依陸侃如引梁啓超的未曾發表之二文，謂「房，本古人宗廟陳主之所，這樂在陳主房奏，故以房中爲名。後來房字意義變遷，作爲閨房專用，故有此誤解。」梁氏之言極是。

九側調曲 側調生于楚調，更合平調，清調，瑟調，總謂之相和五調。

至相和曲中的陌上桑，瑟調中的白頭吟，已見第一章，不再引述。

第三節 鼓吹曲

鼓吹，即短簫饒歌。爲一種軍樂。傳爲黃帝岐伯所作，所以揚德建武，勸士

諷敵。這當然不可靠。實則此樂由北狄傳來。漢時，此樂奏時多用饒，故亦稱饒歌。曲辭多序戰陣之事，傳之既久，亦有用之言情。茲引數則：

一戰城南 陳沆謂，「此塞上屯戍之士，且耕且戰，痛死亡之苦，而思良將帥也。其武帝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繕故塞，匈奴數大入殺掠屯戍之時乎？凡二十二句。」原詞云：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稷，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出行攻，暮不夜歸！

二巫山高 樂府解題謂，「古辭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原詞云：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客梁不爲，我集無高，曳

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三將進酒 此乃燕飲之曲。凡九句。原詞云：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

使惡良工觀者苦。

四有所思 陸侃如謂，「此篇蓋男女決絕之詞。」并非雅音，抑或雅樂。原

詞云：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璫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颺，東方須臾高知之。

五上邪 陸侃如謂，「此篇之爲誓詞，甚爲明顯。……或者是男女間的誓

詞。」原詞云：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第四節 橫吹曲

橫吹曲，由西域傳來，爲馬上所奏之軍樂。樂府詩集說：「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

橫吹曲中，如張鷟由西域帶來之摩訶兜勒一曲已不存。卽李延年效胡曲更造之新聲二十八解亦不存。并魏晉時之新聲八解亦已佚。現存者，有北朝之鼓角構吹曲二十三種。

茲就鼓角橫吹曲中錄存數則。

一 企喻歌 原曲四首，錄兩首：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鶴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二 瑯琊王歌 原曲八首，錄三首：

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磨礮，劇于十五女。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彊；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憎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惟有廣平公。

三 地驅樂歌 原曲四首，錄二首：

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
側側刀刀，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四 捉弱歌 原曲四首，錄兩首：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誰家女子能步行，反著袂襠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

五馳驅樂歌 一首：

明月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六折楊柳歌 原曲五首，錄四首：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坐吹長笛，愁煞行客兒！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蹴蹴黃塵下，然後見雄雌！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背，蹀坐郎膝邊。

七幽州馬客吟 原曲五首，錄兩首：

快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郎著紫袴褶，女著彩袂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

八隴頭歌 原曲三首，錄二首：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腸斷絕。

九折楊柳枝歌 原曲四首，錄二首：

前門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十木蘭詩

木蘭詩算橫吹曲辭的壓卷之作。但不知作者是誰，事實亦不易考

證。有以爲是想像之辭，有疑爲唐人的作品。但此詩題已見于陳智匠的古今樂錄，又可確定爲北朝的產品。從作品的本身而論，似產于北朝較之唐代爲更多的可能性。茲引程大昌演繁露一則云：

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愛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

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

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既有廟貌，又云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

原詞云：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問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且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

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千百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歸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關於此篇考證，可參攷姚大榮和張爲騏的論文（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號載姚氏的木蘭從軍時地表徵，以原詩爲唐人作品。十四號載徐中舒的木蘭歌再考，以原詩成于初唐盛唐之間，二十三號又載姚氏的木蘭從軍時地補述。國學月報二卷四號，載張氏的木蘭詩時代辯疑，定爲北朝作品。考定要點，則在指出木蘭是何時的人；詩中的可汗，明堂，花黃辨證；張氏又舉出明駝一詞。）。

疑木蘭詩非北朝產品，前人已發此論。如滄浪詩話謂：木蘭歌最古，然一朔

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警居詩話》云：「木蘭詩有高致，世傳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點兵」，漢魏時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詞也。」吳景旭從事實的流傳引證，較爲確實。他在歷代詩話上說：

王弼州謂，不必用可汗爲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余觀其敘事布辭，蒼拙近古，決非唐手所及；况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解者謂，木蘭，朱氏女，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然據湧幢小品云：隋煬帝時，姓魏氏，毫之譙人也。從軍一紀，閱十八載，除尙書，不受，歸而改妝，以事聞帝，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得已，遂自盡。追贈將軍，謚孝烈，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在隋時既有這傳說，且爲立廟致祭，則木蘭從軍，或有這回事。時間總在北朝，原詩之作，亦不得過遲。至疑爲漢魏人詩，或曹植之作，更爲牽強。曹植如作此詩，必不至原詩成爲無名氏的手筆，原詩無隱名的必要。

（附）敕勒歌 斛律金作。據北史載，「齊神武使斛律金唱敕勒，自和之。」

原詞云：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胡兒景氣，北人本色，活現紙上！

王灼的碧鷄漫志謂，「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

第五節 清商曲

清商曲，被認爲六朝的產品。話雖不錯，但這裏注意，清商曲并非創始于六朝。陸侃如說：「古詩云：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又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可見清商之名，起于漢代。但是否與晉宋的清商相同，則不可知，或者在漢代相和與清商是二而一的，到晉宋復于漢曲外，加以新聲。」但相和歌實與清商曲有別，這在陸氏的中國詩史裏也論到的。

清商曲的分佈：由晉至隋，流行于東南部的，稱吳聲歌。吳聲歌共四十四種，現存二十五種，計有辭三百二十四曲。另一支派，由晉至梁，流行于荆楚間的，稱西曲歌。西曲歌共三十五種，其中有十六種是舞歌，二十一種是倚歌（重了二種）。倚歌之二十一種現存十八種，兩共西曲歌辭存者計一百四十二種。吳聲歌和西曲歌，因分佈的地理和其他關係，有顯然不同的情調。

A 吳聲歌 代表吳越的文學的。

吳歌雜曲，并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凡吳聲歌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樂府詩集謂，「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于此也。」

一子夜歌 宋書載：「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原歌四十二首，茲錄十一首：

宿昔不梳頭，絲髮拔兩肩；
 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自從別歡來，奩器了不開；
 頭亂不敢理，妝拂生黃衣！
 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裳；
 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薰香！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
 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擘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少年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語，但看霜上草！

擘裙未結帶，約眉出窗前；羅裙易飄颻，小開罵春風。

初時非不密，其後日不如；回顧批櫛脫，轉覺薄志疎。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驕弦！

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自然。

二子夜四時歌 樂府解題謂，「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辭，謂之子夜四時歌。」

古辭七十五曲均存。計春歌二十曲，夏歌二十曲，秋歌十八曲，冬歌十七曲。

陸侃如以爲古辭應八十曲，秋歌亡二曲，冬歌亡三曲，當近是。

茲各錄一則：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春歌

春別猶眷念，夏遠情更久。羅帳何誰奉，雙枕何時有？——夏歌

秋風入窗裏，羅帳起飄颻；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秋歌

涂澀無人行，冒寒往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冬歌

三團扇郎 宋書謂，「團扇哥者，晉中書令王獻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

捶撻婢甚苦，婢素善哥，而獻好捉白團扇，故制此哥。」古辭六曲均存。

按婢名謝芳姿。作歌以贖罪，歌道：

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

獻知，問歌爲誰作的，芳姿又歌道：

白團扇，顛顛非昔容，差與郎相見！

四懷儂歌 古今樂錄謂，「懷儂歌者，晉石崇妾綠珠所作，嗟絲布澀難逢一

曲而已，後皆隆安和民間訛謠之曲。」

古辭今存十四曲，茲錄三首：

絲布澀難逢，今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

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牀去，儂病不能言。

五桃葉歌

古今樂錄謂，「桃葉歌者，晉王子敬之所作也。

桃葉，子敬妾

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

古辭四曲均存，茲錄一首：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六碧玉歌

樂苑謂，「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

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古辭五曲均存。茲錄晉孫綽一首：

碧玉破瓜時，相爲情顛倒；感郎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七華山畿

古今樂錄謂，「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懷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

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竟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從華山度。母從其意，卽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旣而出，歌曰：

華山畿！

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

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扣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古辭二十五曲均存，茲錄四首：

奈何好？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不能長久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唳！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憶歡不能食，徘徊三路間，因風覓消息。

八讀曲歌

古今樂錄謂，「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

歌，或因酒讌，止竊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

古辭八十九曲均存，茲錄二首：

柳樹得春風，一低復一昂；誰能空想憶，獨眠度三陽！

打殺長鳴鷄，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九玉樹後庭花

隋書載：「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并陳後主所作。

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詠，採其尤豔麗者，

以爲此曲。」又陳書亦載：「張貴妃與龔孔二貴妃，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

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并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袁大捨爲女學士。每引

賓客遊宴，則使諸貴人與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

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各曲只玉樹後庭花原辭存。杜牧泊秦淮詩云，「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正用這典故。

B 西曲歌 代表荆楚的文學的。

樂府詩集謂，「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一石城樂 舊唐書載：「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矚眺，見羣少年歌謠遺揚，因作此曲。」

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還？

二烏夜啼 舊唐書載，「烏夜啼者，宋臨川王慶所作也。」

古辭八曲均存，茲錄二首：

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執手與歡別，痛切當奈何？
可憐烏白鳥，彊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

三估客樂 古今樂錄謂，「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鄴，登柝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又謂釋寶月善解音律，又上兩曲，合前共三曲。

古辭三曲均存，茲錄二首：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四三洲 古今樂錄謂，「三洲歌者，商客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作此歌。」
故三洲，商人歌也。

古辭三曲均存，茲錄二首：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風流不暫行，三山隱舟行。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遊。

以上舞曲，原共十六種。

五青陽度 古今樂錄謂，「青陽度，倚歌。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

吹。」

古辭三曲均存，茲錄二首：

碧玉擣衣砧，七寶金蓮杵；高舉徐徐下，輕擣只爲汝！

青荷蓋綠水，芙蓉披紅鮮；下有并根藕，上有并頭蓮。

六孟珠 古今樂錄謂，「孟珠十曲，二曲倚歌。」餘八曲爲舞曲。

茲倚歌及舞曲，各錄一首：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

望歡四五年，實情將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

七作蠶絲 古今樂錄謂，「作蠶絲，倚歌也。」

古辭四曲均存，茲錄一首：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可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

八常林歡

舊唐書載：

「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荆雍爲南方重

鎮，皆皇子爲之牧；江左辭咏，莫不稱之，以爲稱土。故隨王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

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

若欲寄書信，漢水向東流。

又曰：

宣城投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栖宿。

桃林在漢水上，宣城在荊州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爲歡。常，長，音相近，蓋樂人誤謂長爲常。」

古辭亡。

「附」青溪小姑曲 舞曲。其事流傳，據吳均的續齊諧謂：會稽 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廨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令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韶都不之疑，遂暫邀過。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

歌繁霜，繁霜侵曉幕。

何意空想守，坐待繁霜落。

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盤及琉璃匙。明日，于清溪廟中得之，乃知所見清溪神女也。

古辭一曲存：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右將吳聲歌與西曲歌，略爲節引。吳聲歌流行于吳越，西曲歌流行于荆楚。

在這類歌辭裏，從前只欣賞其小巧玲瓏，清音悅耳，沒注意其反映的時代。如西曲歌多寫商人別離，商人遣侍，爲什麼專以商人爲對像？這和時代能說無關係嗎？這裏不再伸述，如欲向這方面研究，有一篇東西爲啓示，便是王禮錫的物觀文學史叢稿——南北朝之部。（文載讀書雜誌第一期）

又，我們讀吳聲歌辭，于其中的庾詞，一定要知道。如：絲卽思的隱語；蓮卽是憐；藕卽是偶；啼卽是啼；題卽是啼；碑卽是悲；星卽是心；油卽是由；芙蓉卽是夫容；梧子卽是苦子；蓮子卽是憐子；藕卽諧音我；歡卽情人。——不這樣會意，常覺有些句子要講不通的。

這類歌辭，爲唐五絕之先導，是無可諱言的。

第三章 入樂絕句

第一節 故事的證明

唐人五七言絕句，爲一代之盛，言其成績，洋洋大觀。一讀洪邁的唐人萬首絕句，那真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如嫌此冊浩繁，則王漁洋的唐人萬首絕句選，亦是很好的讀物。再不然，將陳延傑的論唐人七絕（文載東方雜誌二十二卷十一號），看了一遍，也可得些梗概。

唐人的七絕，是怎樣的擅長？這在詩藪裏說道：「七言雜歌，始于垓下。梁陳以降，作者坌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

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于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于歌行，而咏嘆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這真是扼要之言。唐人絕句，實另具風格，能入耳即知，此唐詩之所以爲唐詩。」

因此，後人寫製七絕，或品評七絕，皆以能否得近「唐音」爲準的。這可見唐人七絕的魔力。將唐人七絕稍一涉獵，你就要感覺到，也不知有多少作品，可當得壓卷的。在沈德潛的說詩晬語裏，曾有這樣的討論：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葡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有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峯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園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其實，堪稱壓卷之作，又何只止。讀唐人絕句，如沈德潛所說，「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往。」不得不驚歎唐人七言爲絕響。只要長讀詩，唐人絕句能上口卽知；且感覺「其意趣悲壯奧崛，悄愴幽邃，讀之悽神清骨，至不可捉摸。且篇止二十八字，而倚聲爲歌，能令人低回不已，此真風騷之遺響矣。」所謂「絕句之妙，思與境偕，情與理會，其醇美乃在酸鹹之外。」唐人七絕，深得此中三昧，我們以此而讀唐人七絕，又可得唐人七絕之三昧。

唐人七絕之美妙，這是我們知道的，但有個很重要的課題，或者被我們忘記了，這就是唐人七絕可以歌唱的。唐人的絕句，猶之漢的樂府。

唐人絕句，既和漢之樂府一樣，有音樂的關係，這教我們知道，文學和音樂分不開，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結晶體。從中國的文學系統上，也可證明，如

王元美的藝苑卮言上是這樣說：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所以絕句之能歌唱，并不是偶然的。事實上是勢所必然，從歷史上看來，負有承上啓下的使命。如以唐人絕句之入樂，是文人的玩意兒，那就大錯特錯。

要證明唐人絕句是可歌唱的，則前人說得很多。如嚴繩孫在詞律序上說：

唐世所傳，若沉香被詔之作，旗亭畫壁之詩，及江南紅豆之曲，大抵其歌者，多五七言絕句。

胡應麟在詩藪上說：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辭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

如汪師在詩學纂聞上且說：

七言律詩，卽樂府也。

說得最有力的，最肯定的，當然是王漁洋在唐人萬首絕句選的序上有兩句話：

唐三百年以絕句擅長，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

近人如朱謙之在音樂的文學小史上也說：

唐代是新舊音樂交換接續的時代，一方面結束樂府體，一方面開闢詞曲體。

唯唐八本身也自有一種能代表時代的「音樂文學」，就是絕句了。

陳延傑也這樣主張的，他說：

唐人絕句，當時莫不被之管弦。每吟成一篇，而諷誦殆遍。故宮掖所傳，梨

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皆當代名士絕句也。唐人樂府之變，可

窺見一般。

有了音樂的關係，被之管弦，然後諷誦才廣，絕句才能如此擅長，這是無可否

體。

西域的樂，傳到中國以後，經過長時間的揉雜，漸漸加上中國化，于是樂府體到了唐，不得不變。然而，在唐的時候，西北一帶，還可看出是傳輸音樂的重鎮。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等地，即以州名題爲樂名。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又，「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又，「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唱涼州。」這些皆證明西北一帶邊陲之地，在唐時還是西樂東來的交易所，而這一帶就成了音樂的美化之地。所謂「仙樂風飄處處聞」的霓裳羽衣曲，就在這美化之地而產生。

這美妙的霓裳羽衣曲有謂從月宮得來的。如逸史謂：「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橋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

也。上密記其聲，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這當然是不可靠的。大概爲中西合參的舞曲。

據王灼的碧鷄漫志所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

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劍聲君造譜。

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禹津陽門詩註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噉欲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李祐霓裳羽衣曲詩曰：

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風管迭參差，霞衣兢搖曳。

元微之法曲詩云：

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着；

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

劉詩謂明皇望女儿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旣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

王灼所言，當較確實。至霓裳羽衣曲究竟是怎樣舞的實不得而知。碧鷄漫志

引：——

元徵之霓裳羽衣曲歌云：

磬簫箏笛遞相撓，擊轆吹彈聲迤邐。

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

散序六奏未動衣，陽台宿雲慵不飛；

中序擘韃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

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

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

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

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

聲。」——

這和沈括的筆談所說，「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相差不多。總之，霓裳羽衣曲一定是很美妙的，既舞且歌，不知怎麼的動人？這在韻語陽秋上有一則零碎的形容：——

白樂天答元微之歌：

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是霓裳舞；

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

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惜元集不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

曰：

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纓纍纍佩珊瑚。

言所飾之佩也。又曰：

散序六奏未動拍，中序擘騁初入拍。

繁音急節十二徧，唳鶴曲終長引聲。

言所奏之曲也。又曰：

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

言所用之人也。若曰：

玉鈎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

則疑用一人。若曰：

張態率娟君莫嫌，亦疑隨宜且教取。

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詞云：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當以一人爲正。——

至此曲的流傳，當以明皇時爲極盛，過此則衰，到了五代的時候，舞曲之譜

似已失傳。碧鷄漫志謂：——

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台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纓絡，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

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

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

又云：

朱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

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滿長。

又云：

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又云：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又云：

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

又云：

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

又云：

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

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內，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

可見此曲到唐末已不傳原譜。故西清詩話謂，「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然江表志則謂，「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

是開元太平曲，莫教編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不過，此所謂譜，確非原譜。如李後主作昭惠后（周后之姊）詠云：「霓裳羽衣曲，縣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則五代之際，此曲雖不為廣陵散，已覺「人間那得幾回聞」了。

有了這樣的妙舞，當然要有合舞的清歌。

這裏有段很愛聽的故事，——沉香被詔的故事。

據松牕雜錄載：——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

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其一）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其三）

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嘗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

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李翰林的官運雖不通，但這清平調詞三首，却成千古絕響。這清平調是被之管弦的，故事裏說得清清楚楚；而這清平調詞，明明白白的，是七言絕句。

這故事還有其他傳說，較詳的，如野客叢書載：——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譖，遂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尙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鞞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令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迹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

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元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類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

高力士脫鞵，楊國忠磨墨，現在京劇的黑蕃書正排演這回事。太白，自號青蓮，不同流俗，所以賀知章稱他爲「謫仙人」。一生事實，皆饒有詩意。侯鯖錄上有一則說：「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

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鉤縉。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紅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時相悚然。「這可見太白的心胸。又太白死葬在當塗之青山，傳太白過采石磯，酒狂捉月而死。被稱爲「詩仙」的太白，當然值得憑弔，經過他的墓地，總有不少題詩留字的，但在太白之前而言詩，要教他哂笑於九泉之下吧。所以梅之渙的題李白墓，說得極爲巧妙：

采石江邊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

來來往往一首詩，魯班門前弄大斧。

又，旗亭畫壁，一樣的傳爲佳話。

薛用弱的集異記載：——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官謔。

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拈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

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

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妓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鬢發聲，則曰：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之渙卽椰榆二子曰：「田舍妃，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此又見于王灼的碧鷄漫志。王灼謂，「以此知唐伶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這當然是可靠的。我們要注意這「常事」二字。雖胡應麟的莊嶽委

談中對此事加以辨證，却未能指出其謬妄。總之，絕句之入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常俗。這還不算，下面還可舉出同樣的故事，以爲例證。

關於王維的，全唐詩話載：——

集異記載，王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歧王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作，主大奇之。祿山之亂，李龜年奔放江潭，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又：

秋風明月共相思，蕩子從戎十餘載；

征人去日慙勸囑，歸雁來時數附書。

此皆王維所製，而梨園唱焉。

這不皆是絕好的佐證嗎？或者有人懷疑，開元天寶之際，是唐文學極盛時期，才有這些故事，前此及以後就不同了。然而事實不如此，即在代宗，德宗的時候，絕詩入樂的風氣，還在盛行。也有故事可證明的。

據碧鷄漫志載：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

休遣玲瓏唱我詩，

我詩多是別君辭。

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

席上爭飛使君酒，

歌中多唱舍人詩。

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

已留舊政布中和，

又付新詩與豔歌。

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

輕新便妓唱，

凝妙入僧禪。

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辭，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筦。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筦弦。——

王彥的唐語林亦謂：「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每畫爲圖

障。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歌曲。」

又如孟棻的本事詩上，也有一段：——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

好去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人情；

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因唱此詞，而得有情人終成眷屬，唱詩却有意想不到之效力。戎豈已是憲宗時候的人，可見到唐末，唱詩之風，還在風行。

以上皆是真確的事實，即在當時流行的傳奇中，也有說到唱曲的。其事實本身雖未必可靠，但所言唱詩，一定是一時之尚。這裏也舉出兩則。

最爲我們愛讀的紅線傳，寫紅線爲薛嵩盜田承嗣盒，得以保全嵩之地位性命，其末段寫紅線欲辭去，嵩苦留不可，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

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

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

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所歌的，也不是七言絕詩嗎？

任蕃 夢遊錄，所記張生的事，亦極頑豔：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陳中逕路而歸。忽于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坐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

歎衰草，絡緯聲切。

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

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飭云，「請置斝，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樂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

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

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

夫婿斷音書，遙天雁空度。

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

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

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

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曰：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

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闕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奴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這些事例，總該教我們知道，唐人絕句之入樂，是很平常的。不過當時沒有把入樂的詩，另立一個名目，如相和歌或清商曲一樣的和詩分開，因此不引起研

究文學史的人注意，而說絕句入樂是偶然的現象，這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當然，此風之開，則明皇的熱心，實有大關係。唐書禮樂志謂，「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上行下效，自然要成了風氣；而且唐自開國，到明皇承平近百年，當然要開出豔麗的文學花朵。

絕句是能歌唱，這已沒有問題的。不過絕句的唱法究竟是怎麼樣，現在實無從考證。如現在流行着的清平調歌譜，那當然不是本來面目。不過當時多多少少的絕句，一定不是用一個歌譜，這可大胆斷言的。在胡荅溪的漁隱叢話上，有一則說：「蔡寬夫云，大抵唐人歌曲，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播之曲調乎？」這教我們知道，這種絕句的歌唱，總不外就原詩句複誦一句，或剽竊一字，或在句間句末插

入和聲或散聲，調以妙趣橫生的節調而歌唱着吧了。所謂和聲，是用音樂的餘聲引聲的聲；散聲，是曲譜以外的器樂的吹奏（鹽谷溫的說法）。

總之，歌唱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辭與和聲，相疊成音」。每一首詩，當然不是相同的疊法。如王維的渭城曲，因為是餞別的絕妙作品，就被人譜為歌曲，而流行着叫了陽關三疊。鹽谷溫用北曲大石調的無名氏的陽關三疊，雖不是唐人本來面目；却也可略知「三疊」的浮影。鹽谷實亦從詞譜轉錄。兩辭如左：

渭城曲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本辭

陽關三疊

無名氏

渭城朝雨浥輕塵，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條千縷；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

凝翠色；更灑逼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富貴功名有定分；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舊遊如夢，只恐怕西出陽關無故人。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陽關無故人。

——樂辭（見北詞廣正譜）

其實，到了宋時，這種絕句歌法，已經弄不清楚，何況元人，更何況我們。

漁隱叢話有一則關於「陽關三疊」的討論，似猜謎般的說着：——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悽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

對酒詩云：

相逢且莫推辭醉，

聽唱陽關第四聲。

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這樣看來，所謂「三疊」便是第一句單誦，餘則每句複誦，如此計算，正合三疊。但究否如此，又不得而知。

總之，終唐之世，唱詩成風。且影響到宋。如碧鷄漫志且說：「近世有以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那末，陽關三疊，或者是先有本調，好事者衍爲三疊，自是意中的。

朱謙之說：「因爲詩是可歌唱的，所以冷齋夜話載沈存中和呂惠卿等論詩的話說：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瞻；然終不是詩。爲什麼不是詩呢？卽因

不能歌唱的原故。韓門諸子的詩，憔悴枯槁，更算不得詩。」反過來說，在當時，只因詩是入樂的，所以白居易每作一篇，則長安名妓競爭新奇，從事傳學，以增聲價。李益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以供奉天子呢？

第二節 竹枝及其他

絕句，尤其是七言絕句，到唐始稱盛，當然爲了牠和樂打成一片，反言之，漢魏六朝是五言的世界，七言不得不落後。言其發展的線索，如詩藪上說，「品彙謂，挾瑟歌烏棲曲，怨詩行爲斷句之祖。余考烏棲曲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學者。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也。惟挾瑟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絕句咸所自來，然六朝殊少繼者。」其實，這關係完全爲音樂作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尚，無庸去找出那不相干流源。所謂一時代的風尚即是革調翻新，漢魏六朝之樂府——五言流行得久了，不得不到窮極

則變的地步，于是唐人便尋新的道路，把五言再向前進展一下，而成唐九的樂府。

文人是如此，民間也如此，在唐時也有如南北朝的吳聲和西曲一樣的吳歌和巴歛。這一類如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欸乃曲，拋球樂，紇那曲等，以及大曲裏的水調歌，涼州，伊州，陸州等。有的是文人創製，而民間效和；有的民間已在流行，經文人提倡，修飾詩句，而成絕唱。茲略述以明梗概。

一 竹枝

竹枝，即是巴歛。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這類歌辭，經劉禹錫修飾一番，更使其宛轉合節。劉氏有竹枝詞九首，并一小序。全唐詩收劉氏原詩，并有題解云：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于貞元和之間。其音協黃

鑽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

讀了劉氏的詩，我們就知道竹枝是男女相悅之辭。還可視為民歌。原詞云：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其一）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是儂愁。（其二）

江上朱樓新雨晴，灩西春水穀紋生；

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其三）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

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其四）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其五）

城西門前灑灑堆，年年波浪不能推；

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其六）

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道路古來難；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其七）

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

個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其八）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

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其九）

自劉禹錫做了這竹枝詞，同時詩人也跟着做。不過，劉氏是根據巴人原有的民歌，加以修飾而成，但他人摹倣之作，就失去了原意。如顧况的一首：

帝子蒼梧不復歸，洞庭葉下荆雲飛；

巴人夜唱竹枝後，腸斷曉猿聲漸稀。

這成竹枝詞，而是批評竹枝詞的詩了。白居易也曾做了四首，也犯這毛病。如：

瞿塘峽口水煙低，白頭城頭月向西；

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其一）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

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其二）

這和劉氏竹枝相比，就不可同日語了。全唐詩載無名氏的竹枝二首，其第一首極佳，詩云：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

詩中的「晴」字，就是「情」的意思。這和子夜歌中一樣的雙關兩意；詩亦宛轉可聽。

詩載全唐詩。

皇甫松也做有竹枝，一唱一和，頗爲別致，更未失竹枝本意，歌詞也極佳。

門前春水 竹枝 白蘋花 女兒

岸上無人 竹枝 小艇斜 女兒

商女經過 竹枝 江欲暮 女兒

散拋殘食 竹枝 飼神鴉 女兒

杜文瀾以此詞爲孫光憲所作。但皇甫松另有二首，亦錄于全唐詩，每首只兩句。

詩云：

芙蓉并蒂 竹枝 一心蓮 女兒

花侵槁子 竹枝 眼應穿 女兒 (其一)

山頭桃花 竹枝 谷底杏 女兒

兩花窈窕 竹枝 遙相映 女兒 (其二)

詞律謂：所用「竹枝」，「女兒」，乃歌聲相隨和之聲。猶採蓮子之有「舉棹」，「年少」一般。採蓮子亦皇甫松所作。原詞實亦七言絕句，載花間集共二首，茲錄其一：

茵菖香連十頃陂 舉棹

小姑貪戲採蓮遲 年少

晚來弄水船頭溼 舉棹

更脫紅裙裹鴨兒 年少

詞律謂：「竹枝」二字，用于句中，「女兒」二字，用于句尾，此則一句一換耳。或曰：竹枝之「枝」「兒」兩字，此調之「棹」「少」兩字，亦自相爲叶，不可不知。按詞後，不作「少年」，而作「年少」，當然是有用意的，與「舉棹」爲叶。不過，這「舉棹」和「年少」字樣，歌唱的時候，是不是連在原詞上一同唱出，那就不得而知了。

二 楊柳枝

楊柳枝，樂府詩集謂，「楊柳枝，白居易洛中所製也。」然據碧鷄漫志則謂：——

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

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

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

又云：

樂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

皆指汴渠事。而張祐折楊柳兩絕句，其一云：

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

傷心日莫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

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

得唱和此曲詞。白云：

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

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

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

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

以楊柳枝爲隋之曲，亦有其因。如前舉「萬里長江」的一首，是借楊柳而諷隋煬帝的荒遊無度。另有一首，題着隋人無名氏的送別詩云：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

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據東虛記謂，「此詩作于大業末年，指煬帝巡遊無度，民窮財盡，望其返國，五

子作歌之意也。『大概，楊柳枝之製作，其初皆借楊柳以諷隋煬帝，後白樂天則另翻新聲，不過還守着只限于詠題楊柳。』

白樂天作楊柳枝後，繼和的很多。而皆爲詠柳之詞，卽有興亡人世之感，也得從楊柳措詞，不比竹枝可以汎用。所以楊柳枝一名柳枝。茲錄數則。

白居易一首：

一樹春花千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

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劉禹錫三首：

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鬪腰支；

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其一）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

夜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其二）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斜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其三）

施肩吾一首：

傷見路旁楊柳春，一枝折盡一折新；

今年還折去年處，不送去年別離人。

溫庭筠三首：

宜春苑外最長條，閒曷春風伴舞腰；

正是玉人腸斷處，一渠春水亦欄橋。（其一）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隄；

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其二）

金縷毵毵碧瓦溝，六宮眉黛惹香愁；

晚來更帶龍池雨，半拂闌干半入樓。（其三）

薛能一首：

洛橋晴影覆流船，羌笛秋聲溼塞烟；

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

無名氏一首：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

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

杜文瀾說：楊柳枝與采蓮子，皆唐教坊曲名。各有和聲，惟句尾句中不同耳。白居易詩注，「楊柳，洛下新聲。」其詩曰，「聽取新翻楊柳枝」是也。蓋樂府橫吹曲有折楊柳名，此則借舊曲名，另創新聲。這把楊柳枝的來源說得更早了。

到了五代，楊柳枝用爲詞牌名，也另翻新聲的。

三 浪淘沙

浪淘沙，唐教坊曲名。其詞多寫沙灘波浪之狀，而連到身世之感。所以詞律說，「觀劉白諸作，皆切本調名，非可汎用也。」茲錄數則。

劉禹錫二首：

汴水東流虎眼紋，清淮曉色鴨頭春；

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其一）

日照澄州江霧開，淘江女伴滿江隈；

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其二）

白居易一首：

青草湖中萬里程，黃梅雨裏一人行；

愁見灘頭夜泊處，風翻暗浪打船聲。

皇甫松二首：

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船半欲沈；

宿鷺眠州非舊浦，去年沙鷺是江心。（其一）

蠻歌豆蔻此人愁，蒲雨杉風野艇秋；

浪起鷓鴣眠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其二）

此詞入五代，亦另製新聲，成爲雙調的小令。

四 欸乃曲

欸乃曲，元結創製的。在他原詩之前有小序云：「大曆初，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云。」

原詞五首，錄二首：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

唱棹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其一）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莫有猿吟；

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其二）

演繁露以「其謂款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歌。」那末，款乃大概是舟子行船之餘聲。詞律謂：「款乃，俗訛款乃，非，字書作款乃，亦非。款乃，棹船戛軋之聲。柳詩：款乃一聲山水綠。款字，與唉字同，是嘆恨發聲之詞。」其他于款乃解釋紛紜，不過，阮詩「彷彿舟子口吻，雖近俗調，而清音獨遠！」

五 紇那曲

紇那曲，詞爲五言絕句。胡震亨的唐音癸籤謂：紇那曲，不知所出。考唐天寶中，崔成甫翻得體歌，有「得體紇那也，紇囊得體那」之句，豈其所本歟？按唐人於舟中唱得體歌，有號頭，即和聲；紇那者，或曲之和聲也（詞譜卷一）。

又杜文瀾引舊唐書韋堅傳云：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丁）紇反（體）（都董）

反) 紇那也，紇囊得體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紇那之名始此。

可知紇那是當時流行的小唱。

劉禹錫的紇那曲云：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

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其一)

踏曲與無窮，調同辭不同；

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其二)

楊太真的阿那曲：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

輕雲嶺下乍搖風，嫋柳池塘初拂水。

詞律謂：「阿那曲，疑卽紇那曲之轉音。」

六 拋球樂

拋球樂，始作于劉禹錫。唐音癸籤謂，「拋球樂，酒筵中拋球爲令，其所唱之詞也。」宋史樂志，女弟子舞隊，三曰拋球樂。「此詞，詩式近律，流入教坊，被之管弦。」

劉禹錫一首：

五色繡團圓，登君玳瑁筵；

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

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皇甫松之作，則第二句下多一和聲：

金蹙花球小，眞珠繡帶垂——繡帶垂，

幾回衝蠟燭，千度入香懷；

上客終須醉，觥盃且亂排。

和拋球樂同一詞式的，則是踏歌詞。

詞譜于踏歌詞下注，「歲時記：先天初，上御安福門觀燈，令朝士能文者，爲踏歌。陳陽樂書云：踏歌，隊舞曲也。」拋球令如今之酒令，踏歌詞則用之于郊遊。

崔液踏歌詞二首：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

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黃；

歌響舞分行，豔色動流光。（其一）

庭際花微落，檐前漢已橫；

金壺催夜盡，羅繡和寒輕；

調笑暢歡情，未半看天明。（其二）

詞律錄第二首，其第五句謂應在第六句之「未半」斷句。其實不然，和前詩

相較，仍宜作五言六句。杜文瀾已在原詞後爲萬氏訂正。

劉禹錫有七言的踏歌詞，錄二首：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

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其一）

挑蹊柳陌好經過，燈下妝成月下歌；

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其二）

七 宮詞

宮詞，多言禁中事。陳延傑謂，「凡宮女着衣梳頭，睡態回顧，彈棋吹笙，并四時遊玩，以及新進奪寵，入宮見妒；下至君王朝遊戲之事，無不委曲敘述，可當一部起居注也。然詞旨亦靡靡矣。」今所輯成的，如二三家宮詞，十國宮詞，爲人所愛讀。唐人爲此者，自以王建的宮詞一百首爲集大成。

言其流源，則宮怨之作，實爲先聲。唐人寫宮怨的作品，凄豔欲絕，透徹

瓏，不可湊泊。茲錄數則。

王昌齡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王昌齡西宮秋怨：

奉帚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其一）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其二）

李白長信怨：

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

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鄭谷長門怨：

流水君恩共不回，杏花爭忍掃成堆；
殘春未必多煙雨，淚滴閒階長綠苔。

劉方平春怨：

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顧况宮詞：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和；
月殿影開聞夜漏，水晶簾捲近秋河。

劉禹錫春詞：

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劉禹錫宮詞：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
添香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

白居易宮詞：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
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張祜贈內人：（教坊記；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惟看宿鷺窠；

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

朱慶餘宮中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
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再有咏宮中之事，直可稱爲宮詞的，如：

王昌齡春宮曲：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張祜集靈台：

日光斜照集靈台，紅樹花迎曉露開；
昨夜上皇新受籙，太真含笑入簾來。（其一）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

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其二）

杜牧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王建大概被這些歌詞引動，就用他那如椽之筆，寫出了宮闈的韻事。

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曆十年進士，太和中爲陝州司馬。建與張籍友善，工爲樂府，世稱張王。宮詞一百首，輯入二三家宮詞，思遠格幽，極稱工致。

建何以能知宮禁中的事呢？這在原刻詞的跋上，記有這回事：——

（建）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

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效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耳。——

錄十一首：

琵琶先抹六么頭，小管丁寧側調愁；

半夜美人雙唱起，一聲聲出鳳凰樓。（其一）

家常愛著舊衣裳，空插紅梳不作妝；

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其二）

樹葉初成鳥護窠，石榴花裏笑聲多；

衆中還却金釵子，拾得從他要贖麼？（其三）

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

爲逢好日先移入，續向街西索牡丹。（其四）

宮人拍手笑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

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其五）

不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賜與名；

夜拂玉牀朝把鏡，黃金殿外不教行。（其六）

舞來汗濕羅衣徹，樓上人扶下玉梯；

歸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裏潑紅泥。（其七）

宿粧殘粉未明天，總在昭陽花樹邊；

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其八）

教遍宮娥唱遍詞，暗中頭白沒人知；

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其九）

窻窗戶戶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牀；

雖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牙香。（其十）

春來睡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

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其十一）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并皆傑出。

八 其他

一囉嘖曲 五言絕句。雲溪友議謂，「金陵有囉嘖樓，乃陳後主所建。囉嘖

曲，劉采春所唱。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絕句，一名望夫歌。元稹詩所謂：更

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也。」

囉噴曲是劉采春唱的，現存原詞皆謂劉采春所作。采春浙人，唐時妓女。

錄六首：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載兒夫堵去，經歲又經年。（其一）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

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其二）

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

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其三）

昨日勝今日，今日比去年；

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其四）

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

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其五）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

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其六）

另有七言的，亦題作囉噴曲，亦劉采春所唱：

閒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

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二柘枝引

詞譜注，「柘枝引，唐教坊曲名。樂府雜錄，健舞曲；樂苑，羽

調曲。按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藏二蓮中，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

原詞五七言合體，見樂府詩集：

將軍奉命卽須行，塞外領強兵；

聞道烽煙動，腰間寶劍匣中鳴。

沈括筆談謂，「柘枝舊曲，遍數極多，今已不傳。」

三字字雙

詞譜注，「字字雙，見才鬼記。因每句有疊字，故名字字雙。」

原詞題王麗貞作。麗貞，傳爲唐時女鬼。

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般復般；

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此詞大概也可歌唱的。

四小秦王 原詞爲七言絕句。漁隱叢話謂，「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詩，後

漸變爲長短句。今止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闕。瑞鷓鴣是七言八句詩，猶依字易歌；

小秦王是七言絕句，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又，小秦王，亦是唐教坊曲名。

原詞，無名氏作：

柳條金軟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

燕子不來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

秦觀謂，「渭城曲絕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曲。」所以小秦王一

名陽關曲

五金縷曲

杜秋娘所作。

客坐贅語謂，

「唐有杜秋娘歌行，

相傳是金陵女

子，爲浙江觀察使李錡妾。錡有陰謀，秋娘時解勉之，嘗爲錡製小詞云：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只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後錡敗，籍入官，此蓋以詞隱諫者。唐詞選爲金縷曲。今尙存金縷巷名。則不

獨桃葉桃根專美於秦淮也。」

六一斛珠

傳爲梅妃所作。

梅妃，

姓江，名采蘋，

被選入宮，頗得明皇之

歡。與楊貴妃不相容，見曹鄴的梅妃傳。妃嘗作樓東賦，頗多怨詞，「太真聞

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

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惟考史乘，實無梅妃其人，梅妃傳全係虛構。

七曲詩 唐人詩中，原詩題着曲，實是五七絕句的，亦數見不鮮，茲錄數首。

崔顥長干曲二首：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

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其一）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

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其二）

儲光義江南曲：

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頭；

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

劉方平采蓮曲：

落日清江裏，荆歌豔楚腰；

采蓮從小慣，十五即乘潮。

李益江南曲：

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李益汴河曲：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

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屏上美人春陽曲：

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

舞袖弓彎渾忘卻，羅帷空度九秋霜。

唐人入樂絕句，有上述種種，其他如，瀟湘神，章台柳，漁歌子，南歌子等，已是絕句變體，故不錄。六言中的回波詞，塞姑等，亦從略。

九 大曲

詞譜謂：竹枝，柳枝，浪淘沙等調，皆唐之小曲；清平調，北調，涼州，伊州諸調，皆唐之大曲。小曲各調，已見前，茲將大曲中各調，略一伸述。

一清平調 一作清平樂。所謂清平，如碧鷄漫志所說：「明皇宣白進清平調

詞，乃是令白於清平調中製辭。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

原詞三章，見前。

二水調歌 有謂隋煬帝鑿河，因自製水調歌。樂府詩集謂：水調歌，商調曲也。理道要訣謂：南呂商，時號水調。

碧鷄漫志載：——

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

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

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

不會常時遍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

勝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

按詞譜謂：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歌」第五疊五言，調聲最爲怨切。

碧鷄漫志謂：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攔，入破，虛崔，實崔，滾拍，遍歇，殺滾，始成一曲，此謂大遍。

原詞十一疊，無名氏作：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

孤山幾處有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鼙。（第一）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瑯戈；

金鞍寶鉸精神出，倚笛新翻水調歌。（第二）

王孫別上綠朱輪，不羨名公樂此身；

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前迎人。（第三）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

祇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第四）

交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

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第五）

白草河邊一雁飛，黃龍關裏挂戎衣；

爲受明王恩寵渥，從事經年不復歸。（入破第一）

滿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第二）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綬賞度昭陽；

傳聲莫閉黃金屋，爲報先開白玉堂。（第三）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

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第四）

十年一過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

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第五）

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

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第六徹）

此曲到五代時，還在流行。南唐近事謂：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常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杯，賜金帛。——唯所歌當非唐譜。

三涼州曲 以地名爲曲名。至此曲之成，如太真外傳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益加。」明皇雜錄亦謂，

「上初自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但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爲西涼州所獻。

涼州，本宮調，王灼謂，「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至西涼州所獻，不知何宮。

原曲五疊，無名氏作：

漢家宮裏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

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第一）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壘煙霞昏戍樓；

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隴山頭。（第二）

開簾淚霑臆，見君前日書；

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第三）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溢草齊；

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排徧第一）

鴛鴦殿裏笙歌起，翡翠樓前出舞人；

喚上紫微三五夕，聖明方壽一千春。（第二）

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擎兒。」則明皇時已有此曲。

四伊州曲 王灼謂：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但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則又多一商調。

原曲十疊，無名氏作：

秋風明月獨離居，蕩子從戎十載餘；

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寄書。（第一）

影闌曉闕萬鞍回，玉露春遊薄晚開；

渭北清光搖草樹，州南嘉景入樓台。（第二）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

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第三）

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

掛帆游白水，高枕到青州。（第四）

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

祇應多釀酒，醉罷樂高鍾。（第五）

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山河徹帝京；

璨璨繁星駕秋色，稜稜霜氣韻鐘聲。（入破第一）

長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漸微；

關氏山上春光少，相府庭邊驛使稀。（第二）

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嚴霜變草顏；

卷席風行宵渡磧，銜枚電掃曉應還。（第三）

行樂三陽早，芳菲二月春；

閨中紅粉態，陌上看花人。（第四）

君住孤山下，煙淡夜徑長；

轅門渡綠水，遊苑繞垂楊。（第五）

五陸州曲 通體五言。餘無可考。

原曲七疊，無名氏作：

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

欲投人處宿，隔浦問樵夫。（第一）

共得煙霞徑，車歸山水遊；

蕭蕭望林夜，寂寂坐中秋。（第二）

香氣傳空滿，妝花映薄紅；

歌聲天仗外，舞態御歌中。（第三）

樹發花如錦，鶯啼柳若絲；

更逢歡宴地，愁見別離時。（排徧第一）

明月照秋葉，西風響夜砧；

強言徒自亂，往事不堪尋。（第二）

坐對銀缸曉，停留玉筋痕；

君門常不見，無處謝前恩。（第三）

曙月當窗滿，征人出塞遊；

畫樓終日閉，清管爲誰調？（第四）

尚有甘州，胡渭州，辭皆不見，官調更不可知。至胡渭州之製作，依明皇雜

錄謂，「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

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

又唐時歌曲，今只傳其名者頗多，特記數則。

一 荔枝香 明皇時曲，或云李龜年所撰。

碧鷄漫志言之頗詳：

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勝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至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樂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

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宮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

一從魂散馬嵬間，

只有紅塵無驛使，

滿眼驪山。

唐史既出永叔，此詞亦爾也。——

二春光好 宋詞易名爲愁倚欄。

羯鼓錄載：——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天之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卽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指。至于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

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坼，上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激，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三雨淋鈴 宋詞仍舊名。

碧鷄漫志載：——

明星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

詩云：

細雨霖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霖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愧先生教聚螢。

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

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

杜牧之詩云；

行雲不下朝元閣，

一曲淋鈴淚數行。

張祜詩云：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徵一曲新；

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張徽卽張野狐也。元微之琵琶歌云：

淚垂捍撥朱絃溼，水泉嗚咽流鸚澀；

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

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四念奴嬌 宋詞仍舊名。

碧鷄漫志載：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

力士傳呼覓念奴，

念奴潛伴諸郎宿。

自註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章皇

輩，鬪易不能禁衆樂，謂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

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遊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灑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

餘如蘭陵王，凌波神，虞美人，何滿子，六么等曲的製作起源，俱載碧鷄漫志，可參考。

王灼說，「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伺從之，倒置甚矣。」這就是說，詩，本身就應該是可歌唱的，我們不能分可歌的詩和不可歌的詩底兩類。所以他又說，「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而聲律從之。」這在舜典上，明明白的載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所以，我們讀唐人絕句，不應當僅僅把牠看作走詩。前面所述，總可證明了吧。

第四章 絕妙好詞

第一節 詞的起源

詞起源於什麼時候，牠在文學上的流派是怎樣形成的，這雖是簡單的問題，却不容易回答。這裏不想過於引證，且開出幾篇有系統的論文，如：

胡雲翼的詞的起源（宋詞研究，中華。）

陳鐘凡的詞的體製（中國韻文通論，中華。）

胡適之的詞的起源（詞選，商務。）

鄭振鐸的詞的起源（中國文學史中世卷，商務。）

姜亮夫的詞的原始與形成（現代文學一卷五號，北新。）

劉毓盤的論詞之初起由詩與樂府之分（詞史，羣衆。）

鈴木虎雄詞源（中國文學論叢，汪馥泉譯，神州。）

青木正兒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全上。）

此外如王灼的碧鷄漫志，張炎的詞源以及各詞集的序，皆講到詞的起源。從許多不同的說法，可分爲三類：

一，詩詞并存。朱彝尊編詞綜，汪森爲之序云：

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饒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猶有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

句，流鶯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鑿并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

這和彭孫遜所說，「詞之長短錯落，發源於三百篇，」是一樣的見解。詞者，雅頌之遺音。

二，詞者，詩之餘也。朱熹說得很清楚，語類謂：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了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這是說詞由詩衍變而來。全唐詩亦謂，「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清方成培更發揮此論，他的香研室詞麈有云：

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

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管絃，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

這是說，詞由五七言絕句蛻變而成。其蛻變之漸，即在和聲。沈括的夢溪筆談說：「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箏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五七言絕句的和聲變成實字，遂形成了長短句。

三，詞者，樂府之遺，王昶在國朝詞綜序上云：

汪氏晉賢序竹垞太史詞綜，謂長短句本於三百篇，并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於樂，樂本於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七八字爲句者，所以和

八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鏡、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詩出，畫以五言，而唐優伶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以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

至成肇摩亦如此主張，他在七家詞選序上說：

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轉運於不自己，以斬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爲文章之流別，詩餘之名，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管絃，而詞無不可歌者。

這正如王應麟於困學紀聞上所說，「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即近人劉師培亦標榜此意，他於論文雜記上說：

上古之時，六藝之中，詩樂并列，而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降及秦漢，樂經遂亡，然漢設樂府之官而依永和聲，猶不失前王之旨。及樂府之官廢，而樂教盡淪。夫民謠里諺，皆有抑揚緩促之音，聲有抑揚，則句有長短；樂教既廢，而文人墨客無復永言詠嘆，以寄其思。乃創爲詞調，以紹樂府之遺。

上述三說，皆不能確實解釋出詞的起源。尤以詞爲「詩之餘」，最不妥當。

雖然唐是近體詩的黃金時代，宋是詞的黃金時代，這不過是大體的論斷，即在詩之極盛時，詞確已成正式的體制，這能說詞是「詩之餘」嗎？吳瞿安的詞學通論上說，「詞實爲樂府之遺，故曰詩餘。惟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已亡，而一時君臣，尤喜別翻新調。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沈約之六憶詩，已爲此事之濫觴。唐人以詩爲樂，七言律絕，皆付樂章，至玄肅之間，詞體始定。李白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其最著也。或謂詞破五七言句爲之，如菩薩蠻

是；又謂詞之瑞鷓鴣卽七律體，玉樓春卽七古體，楊柳枝卽七絕體，欲實詩餘之名，殊非確論。蓋開元全盛之時，卽詞學權輿之日。旗亭畫壁，本屬詩歌；陵闕西風，亦承樂府。強分後先，終歸臆斷。「這是實在的。」

說到詞是雅頌之遺，從文學的發展上，有了詩卽有了詞；宣洩情感，在形式上，長短句倒是正當的，這是詩詞并存的理由。但事實上，四五七言確成了一時代的產物，勉強找出四五七言盛行時的長短句，那只是偶然的，溯其萌芽則可，謂詞卽和雅頌同時真正的發展，則覺附會。

至於把詞連合到音樂，這是很有眼光的；但謂詞爲樂府之遺，或所謂「末造」，這也覺不妥。姑無論樂府到了魏晉六朝，已經淪亡；而詞的樂已非樂府之舊，這也是勉強的湊合。——三說皆有其弱點。

若還引用前人之言，則張惠信的詞選序上，用簡單的語句，正確的指出詞的起源。他以爲：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

不過，所謂「採樂府之音」，要加以注解，即此言樂府非漢之樂府，而是當時流行之樂及胡樂。

固然雅頌和樂府或詩皆有微些影響到詞，但不是詞的形成主要原因；我的答案是：

詞乃是合於音樂，在唐末糅雜胡樂以形成了的新的文體。

欲使「文學的句話」合樂，必不能拘於整齊的形式；且已有一個時期是走向整齊形式的路。新的創造必傾向於新奇。而糅雜胡樂，製詞入曲，必不循舊章，最明顯的例，如菩薩蠻就是的，因此，形成了長短句。

既是這樣來解釋詞的起源，那末，有人將詞的形成從五七言或和聲泛聲的轉變，排列得很多式樣，這裏大可省去冗長的篇幅，固然轉變的痕跡是有些關係的。

用作品來作詞的起源的例證，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固然嫌太遼遠，卽如毛奇齡舉出鮑照的梅花落，梁武帝的江南弄，陶宏景的寒夜怨，徐勉的迎客送客，王筠的楚妃吟，簡文帝的春情，徐陵的長相思，隋煬帝的夜飲朝眠曲及望江南等等，做詞的前驅，這裏也省略去。因爲這些長短句，雖具詞的實，未被詞的名。至唐李景伯的回波樂，張說的舞馬詞亦不具錄。

這樣該輪到李白的菩薩蠻和憶秦娥了。

尊前集收李白的詞有連理枝一闕，清平樂五闕，菩薩蠻三闕，清平調三闕，共十二首，有人疑這些詞非李白所作，茲就菩薩蠻和憶秦娥兩闕，略加考索。兩詞是：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菩薩蠻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遊原上清

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憶秦娥

於憶秦娥，因原詞的妙絕，舍太白外無人有此創造才。如顧起繪的花菴詞選跋云：「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悽惋流麗，頗臻其妙，爲千古詞家之祖。」既無反證，當認爲太白之作。

至菩薩蠻，則宋文瑩的湘山野錄謂，「此詞寫於鼎州澧水驛樓上，不知何人所作，魏泰（道輔）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太白所撰。」

但頗有疑菩薩蠻不是太白作的。詞苑叢談謂：「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甯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詞人。嫁名太白耳。」這在明，胡應麟也有此懷疑，

以爲太白詩乃草堂集，非古風集；且宋人所編之草堂詞中，菩薩蠻憶秦娥二詞實唐無名氏之作，屢入集中的，見他的莊嶽委譚。謂此二詞爲無名氏作，想是根據湘山野錄。

再就詞調來說，關於菩薩蠻，則蘇鶚的杜陽雜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大中爲宣宗年號，菩薩蠻既是形容當時女蠻國人的裝飾，詞亦當出於宣宗之時，那末，「太白之世，尙未有斯題，何得預填斯曲耶？」

但菩薩蠻一調，實已見於崔令欽的教坊記；而胡應麟筆叢又謂，「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那末，此曲在開元時已有，「李白當然有填作此詞的可能。」

黃叔陽云，「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在沒有確實的反證之前，我們姑從黃氏之言。

能和菩薩蠻憶秦娥有異曲同工的清麗，則是張志和的漁歌子：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此調凡五首，以這一首最馳名於世。志和字子同，肅宗時待詔翰林，後被貶，遂不復出仕，自號煙波釣徒，浪踪四方，其兄松齡曾和漁父的韻作一詞，且招其歸，詞云：「樂是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檜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可想像志和的高邁逸思。竹坡詩話謂：「唐肅宗賜張志和，奴名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婢名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號元真子，屬和漁歌子者無算。」又樂府紀聞謂，「張志和嘗謁顏真卿於湖州。以舴艋敝，請更之，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作漁歌子。」顏真卿與陸鴻漸輩，遞相唱和。語林謂，「陸鴻漸問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

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可見他的襟懷。

這裏再抄出當時「調笑」創作的幾首六言的詞，頗覺新穎別致，鈴木氏所謂「雖辭調悲哀，但在同音的反覆曲折間，似生滑稽之趣。」例如：

冰泮寒塘水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衡門無事，晚下高齋有情。——韋應

物三臺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清風。——王建

三臺

揚州橋邊小婦，長干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卽老，百年幾度三台？

三臺是什麼解釋呢？資暇錄謂，「三臺，今之啣酒三十拍促曲。啣，送酒聲也。」敬酒之曲，又爲什麼叫做三臺？珊瑚鉤詩話謂，「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御史累遷尙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曉音律，

故製詞以悅之。——這或亦不免附會其說。

實本六言，加以和聲，更覺情致委婉，如：

河漢河漢，曉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河

漢離回路絕。——韋應物古調笑

團扇團扇，美人并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

草昭陽路斷。——王建調笑令

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船頭江水茫茫，商人少婦斷腸。腸斷腸斷，鷓

鴒夜飛失伴。

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生月明。明月明月，胡

笳一聲愁絕。——戴叔倫轉塞曲

調笑令一名轉塞曲，又名宮中調笑。是當時流行的曲譜。回波樂也具這形式。

應物仲初皆是詩人。這不過是他們的餘技小試，無意中把詞的進展向前推動。詞

公的傳靈出，古今詞話稱爲「筆意回環，音調宛轉，與韋蘇州一闋同妙。」又無名氏的塞姑，邊塞閨人之詞，堪稱妙絕。詞云：

昨日盧梅塞口，整見諸人鐘守；都護三年不歸，折盡江邊楊柳。

韓翃的章臺柳，柳氏的楊柳枝，事既頑豔，詞亦可喜。其詳見許堯佐的柳氏傳，孟棻的本事詩中亦有記載，文異事同。記：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問候，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吝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於客位，引滿極歡。李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

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未幾，韓從辟淄青，置柳都下。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鍊囊盛緜金，題之曰：

章臺柳，章臺柳！

昔日青青今在否？

縱使長條似舊垂，

也應攀折他人手。

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惻，答之曰：

楊柳枝，芳菲節，

所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

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以專房。後奈許俊之力，詐取得之，復歸翊。

一唱一答，在初期的詞壇上，值得詳述的。

劉禹錫白居易二人，於詞的發展也有助力。劉有春去也，瀟湘神，頗似竹枝。白有花非花，憶江南，長相思，如夢令，已是衍變無方的了。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瀟湘神

春去也，多謝洛陽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浥露似霑巾，獨坐亦含顰。

——春去也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花非花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 憶江南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長相思

前度小花靜院，不比尋常相見。見了又還休，愁却等閒分散。腸斷腸斷，記取釵橫鬢亂。——如夢令

和這一類詞式相仿的，如：

櫻桃花，一枝兩枝千萬朵，花磚曾立采花人，窈破羅裙亂似火。——元稹

櫻桃花

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鄭符閑中好

閑中好，塵務不牽心，坐對當牕木，看移三面陰。——段成式閑中好

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呂巖梧桐影

這些詞皆離開絕句不遠，所以，硬說詞和詩沒一點關係，也覺不妥，不過我

們不承認詞直接的爲詩餘吧了。這幾首詞，皆婉轉流麗，妙能自然。白居易的花非花，楊升菴謂，「因情生文，雖高唐洛神，奇麗不及也。」又長相思，黃花菴云，「閨怨一詞，非後世作者所及。」語其意境，確能如此。至呂巖的梧桐影，則又有不食人間煙火氣。巖卽相傳八仙中的洞賓，關石人，咸通中舉進士，或不第。值黃巢亂，移家隱終南。此詞題于景德寺僧房。竹坡詩話謂：「大梁景德寺藏經院壁間，有呂巖題字。寺僧相傳，有蜀僧號峨媚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曰，亡矣，偉人嘆息良久，忽不見。明日書長短句於堂側壁上絕高處，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或以爲呂仙云。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前面所述六言的詞，在一個時期頗流行，唱和做的人似乎很多。而皆名爲謫仙怨。劉長卿的一首，極悽怨沉着，有身世之感。詞云：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譚春草萋萋。

觀此詞意，不過因貶謫而作，遂名謫仙怨。大曆中，江南人盛爲謫仙怨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何以能這樣傾動人呢？據寶宏的廣謫仙怨序所說：「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行。次略谷，上登高下馬，望秦川，遙辭陵廟，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聽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因上馬，索長笛，吹笛曲成，潛然流涕，佇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變駕至成都，乃進此曲，請名曲，帝謂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長卿遂撰其詞，吹之爲曲，意願

自得，蓋亦不知本事。余既備知，聊因暇日，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其不知者。」其詞云：

邊塵突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瀟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峨眉猶自彎彎。

竇氏序中所說，頗切近事實，明皇作此曲，自在意中；他又吹得一把好笛，於國破家亡之時，當有諸曲莫比的怨切之音；明皇之事，既流傳民間，則江南人盛爲此曲，亦覺可信。大概，長卿之時，此曲已流行，長卿作詞以合此曲，而名謫爲怨，不然，不能引動江南人盛爲此曲吧。

至康駢更謂，「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亦作一詞，末句云「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則覺不倫，且覺畫蛇添足。竇康兩詞，遠不及長卿之作。

詞，到了晚唐的溫庭筠，雖未極盛，已屬成熟。詞調固然多了，溫氏且有

握蘭金荃詞的專集。新文體的成立，自不必說；當然的，溫氏有極大的貢獻。握蘭金荃今雖不存，但花間集錄他的詞，有六十六首之多，占全集十分之一以上；一人所作，已有十八種不同的詞調。他的詞，幾全屬綺靡側豔的，爲「花間」一派的鼻祖。最傳遍一時的，要數到以風花月雪爲題材的菩薩蠻。樂府紀聞謂：「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綯假溫庭筠手撰二十闋以進，戒勿泄，而遽言于人，且曰：中書堂內坐將軍，以譏其（指綯，綯大中四年同平章事。）無學也。由是疎之。」菩薩蠻詞，花間集錄十四首，全唐詩所載十五首，俱不滿二十闋之數。此外如更漏子夢江南南歌子等闋，皆是一用絕細絕膩的文筆來寫無可奈何的離情相思的。」

溫之後，詞入於五代，更自出機杼，彬彬稱盛了。

茲引鄭振鐸氏的論斷，以明詞的發展的輪廓。

所謂「詞史」，大約可分爲左列的四期：

第一期是詞的胚胎期。便是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爲己有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詞是有曲而未必有辭的。（約自唐初至開元天寶之時）

第二期是詞的形成期。利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以及皇族豪家的創製，作爲新詞。這一期是：曲舊而詞則新創。（約自開元天寶以後至唐之末年）

第三期是曲的創作期。一方面皇族豪家創作的詞調益多，一方面文人學士對於音律也日益精進，喜於進一步而自創新調，以譜自作的新詞，不欲常常襲用舊調舊曲。這一期的曲與辭，有一部分皆爲新創的。（約自五代至南宋的滅亡）

第四期是詞的模擬期。在這個時期之內的詞人，只知墨守舊規，依腔填詞，因無別創新調的能力，也少另闢徑的野心。詞的活動時代已經過去了，已經不復爲活人所歌唱了，然而他們却還在依腔填詞，一點也不問這些填詞起來有什麼意思。（約自元初至清末）

第二節 亡國之音

自皇帝中出了個嬴政，他真決大本領，把綿延了百六十年的戰國六雄，相繼吞滅，登九五之尊的寶座，將莫大的「天下」收爲一己產業，這是了不得的創造。這還不算；他想將這皇位，傳之子孫，享受無窮，於是自號「始皇」；把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成不可搬動的十二大金人，以爲保得永遠安寧。這實足以自誇。漢高祖就這樣豎起大姆指而稱雄的。本紀上說，「高帝九年，置酒未央宮，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稱萬歲！」這當然可視爲得意之舉。

然而，事實上，又那能盡如人意。始皇一死，陳勝吳廣，沒有兵器，便揭竿而起，害得二世胡亥帝位坐不成，這也吧了；却不想未受敵人殘害，反被丞相趙高所弑，這是如何淒慘的下場！

舉事時候，「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慘淡經營，既得天下，總要享些淫樂，以作辛苦的報酬，却不顧及其子孫在亡國的時候，要有一番淒哀。

大概，除去了劉禪，總沒有說亡國是快樂的吧？——司馬昭將這位孤弱的後主，帶到長安，曾問他說：「頗思蜀否？」後主却含笑答道，「此間樂，不思蜀！」這真少有！或者是他的苦笑，則又不得而知；且暫不談。

風流天子的陳叔寶，真夠風流！國事頹敗已極。隋的楊堅下詔討伐，他一概不聞不問。在台城上大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從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

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所謂玉樹後庭花、臨春等曲，皆美諸妃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楊廣引兵南來，有勸陳主稍爲防備，陳主却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而那昏臣孔範也順着說：「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直到賀若弼兵臨城下，僕射袁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他却不從，且曰：「吾自有計。」陳主真有妙計，他竟和張貴妃孔貴嬪樓抱了投入景陽井，卽現在台城上還有遺址的胭脂井。被虜以後，隋主楊堅免他一死，且賜給頗厚，這已是十二分面子，誰知他更有妙想，願得一官號，無怪隋主要說：「叔寶全無心肝！」這不僅風流，且竟無賴了。

最痛快的，要算梁武帝了吧。侯景兵圍台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

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惟其梁主這樣慷慨，倒反沒在他手裏斷送江山。侯景見他，他神色不變，且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只此二語，令得侯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拜退之後，謂其黨曰：「吾常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雖有人批評梁主，以爲梁主之言，「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拚耳！」總之，如梁武帝夠稱爲一世之雄！

田舍翁的劉裕，也會封到宋王，殺了司馬德宗（晉安帝）司馬德文，（晉恭帝），自己稱武帝，開劉宋一個朝代。也只享受五十八年的子孫榮華淫樂，傳到劉準，蕭道成大有作爲，令大將軍王敬則，逼宋主禪位。宋主不肯，問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可憐這位宋主，順帝，到這時才覺悟，便泣涕的說，「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更可憐的，

他還免不了蕭道成的一刀！

直到亡國的時候，才曉道生在帝王家，沒甚好處；宋主之言，何太挖苦。無獨有偶的，風流天子的隋煬帝之孫，隋恭帝，也曾這樣說過。王世充逼恭帝退位，恭帝乃布席禮佛，再拜而言曰：「願自今以往，勿復生帝王家！」這大概是楊侑抄襲劉準的文章吧！

至若朱由檢，敵不過李闖王的胡鬧；在崇禎十七年，流寇破京師，謚為毅宗的由檢只有一死了之。當他披髮遮面——自以為無顏見祖宗於地下而披髮遮面，走向煤山欲去自縊，忽見愛女長平公主嬌啼在路旁，他就忍痛的舉劍，要斫死長平公主，免得遭流寇污蹋，誰知劍手抖顫，只斷了她的左臂，他淒哀的說着：「若何為生我家？」真的，痛哉斯言！

亡國，怎麼不傷心，只有一般商女，不知亡國之恨，還會唱着靡靡之音的後庭花。李後主被宋主囚到汴梁，生活當然不同在江南時的一國之主，曾給金陵

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可見愁恨之深。

皇覺寺小沙彌，孤苦零仃的朱元璋也會做起大皇帝。他有如此本領，却沒想到自己一死，子孫就鬧起家患，建文帝在位只四年，就被叔叔燕王棣趕跑。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正義不正義存於其間，然而，史上還大書特書說燕王是篡位的，又何必呢。當時便有所謂忠義的方孝孺，被燕王所執，至死不屈。初燕王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爲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領之，卽陷京城，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巡撫伍雲縛孝孺至，燕王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燕王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燕王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且曰：

「死即死，詔不可草。」燕王大怒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於是，愁癡的方孝孺硬割舌而死。據說，建文帝也被他叔叔囚死，終有一般文人不忍建文如此下場，便說確已披髮入山。他的爹爹由小和尚而做大皇帝，他却由小皇帝而做大和尚，這是很有趣的對照。有一齣慘，替建文唱着：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

接着自白道，「我自吳江，別了諸徒，師弟兩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曉行。一天心事，都付浮雲，七尺形骸，甘爲行腳。身似閒雲野鶴，心同槁木死灰。」能如此心胸，一切問題皆可沒有了。

這不過是他人替建文代筆的，當然的，自己唱出了國破家亡的淒哀之聲，更

可愛聽了。因此，這裏就有了這個標題。這并不拿載道的觀念，說什麼「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其民悅；亂世之怨音以怒，其政乖，其民愁；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政末，其民困。」等等話頭。只不過取巧的歸爲一類吧了。

唐昭宗李昱：他算是唐朝最末的一個皇帝。在位僅十六年，先爲宦官劉季述等所幽；賴孫德昭討伐，得復位，但朱全忠拔扈飛揚，終爲所弑。初全忠見德王裕（太子），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元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鬢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以興復爲辭。全忠乃遣李振至洛陽，與蔣元暉圖之，元暉使史太等

百人，夜叩宮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殺之。唐詩紀事謂：「帝在洛，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寬。嘗歌云：『乾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此古語，帝述之者。』」皇帝做到如此地步，真太可憐，他有菩薩蠻一闕，爲登華州城樓作：

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雁；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邱。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中朝故事謂：「乾寧三年，李茂貞之變，帝次華州，韓建迎歸郡中。帝鬱鬱不樂，每登城西齊雲樓遠望。明年秋製此詞云。」「這真如江鄰幾雜志所云，「陝府昭宗御詞：何處有英雄，迎儂歸故宮。與太宗詩：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來，氣象迥不侔矣。」菩薩蠻外，巫山一段雲極佳麗：

蝶舞梨園雪，鶯啼柳帶煙。小池殘日豔陽天，苧蘿山又山。青鳥不來愁絕，忍看鴛鴦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閑情恨不禁。

後唐莊宗：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

夢，殘月落花煙重。——如夢令

一葉落，寒朱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

往事思量着。——一葉落

莊宗乃李存勗，是獨眼龍李克用的長子，只做了四年皇帝，臣下作亂，死於非命。他雖武夫，却喜度曲，「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我們只要一讀歐陽修的五代伶官傳序，便可知道。前詞是他留存於尊前集中的四首之二，深情婉約，風格旖旎，五代史說他「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可惜現在只存四首，歌頭已有疑爲僞作，陽台夢，一葉落亦有疑爲溫庭筠的作。如夢令本名憶仙姿，因詞中的如夢二字疊得恰好，遂改如夢令。無論其餘三

首：是否爲莊宗所作，只這一首如夢令，便于詞壇上佔得地位。他死得頗慘：伶人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緣城而下，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只李彥卿等十餘人力戰。莊宗爲流矢所中，善友扶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盡飲樂器，覆屍而焚之。

蜀主王衍：字化源，建之子。初封鄭王，後繼位，在位八年，降于後唐。所作詞不多，頗流利可愛，也是陳叔寶隋煬帝一流人物。其詞如：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醉妝

詞

北夢瑣言謂：「蜀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脂夾粉，名曰醉妝，自製醉妝詞。」原詞雖寥寥數語，「而富于享樂的直捷意味，」實行他那「有酒不醉真癡人」的人生觀。這在五代軼事上載：「蜀宮人李玉簫愛

唱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後有以詩紀之者云：雲散江城玉漏遙，月華浮動可憐宵。停歌不飲將何待，借問當年李玉簫。」又云：

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綠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甘州曲

十國春秋謂：「蜀王衍奉其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後主自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慘。衍意本謂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總之，就詞論詞，確是第一流作品。

他的下場，也是被殺，并連累家族。臨刑時，其母徐氏大罵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後蜀主孟昶：在位三十二年，頗享盡淫逸之樂。宋命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

若固壘，何人爲我救命？」蜀主遂命李昊草表，詣全斌，請降。這裏還有個趣聞：前蜀亡時，那降表也是李昊做的，因此蜀人於李昊門前帖着「世修降表李家」的報條，這不惡作劇嗎？蜀主降後，封秦國公，尋卽死。宋主嘗見昶的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輟耕錄又謂：「孟蜀主一錦被，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如雲板樣，此之謂鴛衾也。」這真夠荒淫。但他頗好學，且嘗說，「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詞，朕不爲也。」話雖如此，他的玉樓春和王衍的醉妝詞相較，亦不相上下。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原詞題爲「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讀後確有一種涼意，沁人肺腑。溫叟詩話謂：「蜀主孟昶令羅城上盡種芙蓉，盛開四十里，語左右曰：以蜀爲錦城，今觀之，真錦城也。嘗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詞云。」但漁隱叢話

以爲，一溫叟所載本事曲，與東坡詞序全然不同，當以詞序爲正。」又宋翔鳳的樂府餘論，亦以此詞非孟昶所作，係隱括蘇詞而成。蘇詞爲洞仙歌，詞云：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敝橫纒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換。

此詞有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藥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因有這樣說法，陽春白雪又載有另一首的洞仙歌，謂係孟昶原作，得諸古石刻；墨莊漫錄亦有辨正，弄得極紛紜。但兩詞均自足千古。

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嗣主璟之子。在位十八年，降于宋，太平興國三年，追封吳王，葬於洛陽的北邙山，城陷之日，陳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江南主却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宋將曹彬慰安之，待之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以數騎侍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後主的欲降，實已打定主意。開寶八年九月（十一月曹彬克金陵），命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後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辯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偏有那憨呆的陳喬要自經，徐鉉就隨着後主降宋，還做了地位

很高的給事中。

後主以爲降了，還可自樂，誰知宋太祖給他一個違命侯的封號，已覺難堪；他那舊日繁華，更成一夢，甚至衣食皆不周。避暑漫鈔上說，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可想見他的慘境。龍衮江南錄又謂：「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宛轉避之。」小周后是後主唯一的心愛者，由今追昔，怎不令後主悽悲。至默記上所言，更覺後主身世的可憐。「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其居。望門下馬，但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更進報，徐入立庭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

日豈有此禮？鉉引椅稍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這樣的死法，未免太慘。

正因為他的後半生有這樣遭遇，令得詞壇上開出更哀艷之花。本來他的文學天才已足驚人，再有此不堪回首的故國之思，使得他走上詩窮而後工的地步。他一是久處繁華安樂的人，在這種可慘的浮虜境地裏，禁不住有故國之思，發為歌詞，多作悲哀之音。詞曲起于燕樂，往往流于纖麗輕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詞來寫淒涼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詞的地位；他的詞不但集唐五代的大成，還替後代的詞人開一個新的意境。「對於政治，他頗暗昧，而詞則本色當行，千古獨絕，安坐着第一把交椅，沒有誰可抗衡。

後主的詞，留存于現今的，照南唐二主詞箋所輯，只四十一首，其中謝新恩

的一首只一句，更漏子爲溫庭筠所作，實僅三十九首。若以時代來說，則顯然的分爲兩半，即以開寶八年之下降爲分界。前者爲宴安于富貴榮華之境時所作的，後爲苟安偷活的浮虜時代所作的，鄭振鐸說：

第一個時代是溫馥柔美，無思無慮的少年帝王生活，有的是嬉笑歡樂，有的是密約私情，有的是「酒惡時拈花蕊臭，別殿遙開簫鼓奏」（浣溪沙），有的是「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菩薩蠻），有的是「臉慢笑盈盈，相看無限情」（菩薩蠻），有的是「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玉樓春）的生活。這一時期的作品，情緒自然還未深刻動人，然其詞華則已有異於花間諸詞人。他的用語遣辭完全不同。他不十分寫「無可奈何」之離情別恨，因爲他生在「眼色暗相鈎，秋波橫欲流」（菩薩蠻）的境界裏，他不必作，也不能作什麼傷春悲秋的調子。他的愛情，即有一點小周折，也僅足以增進他的情趣，而不足以使他憔悴愁思。到了第二期他的生活便完全不同。

了：他如今已不是一個顯指氣使的至尊了，他如今已是一位偷生苟活不知命在何時的囚徒了；他的輝煌燦麗的宮殿已不是他的了，他的嬌憨秀態的宮娥都星散了，他已不復能回他的江南了；他住的是監獄似的府第，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監視着。作了一場美夢，醒來時還要惆悵不已，何況過去的美景乃是一個「現實」呢？像他那樣多感的詩人，一個不知低心下氣以苟延殘喘的詩人，自然免不得要高呼着「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燭殘漏滴頻欹枕，起坐不能平」（烏夜啼），「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子夜歌）了！自然免不得要遭忌，要被害了！

詞如：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勾，嬌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菩薩蠻

寫密約私情，是何等細膩。這兩首是有本事的，據馬令的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昭惠后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卽以實告曰：已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自昭惠殂，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又古今詞話亦謂：「後主：銅簧韻脰，花明月暗兩詞，爲繼立周后作也。周后卽昭惠后之妹。昭惠感疾，周后常留禁中，故有來便諸衷素教君恣意憐之語。聲傳外庭，至再立后，成禮而已。」這兩詞蓋道出偷情的實況。又如：

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嬙負貫劍；鳳簫聲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玉樓春

末尾兩句，更被稱道。王漁洋有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盡，秦漢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頗能道其遺事。詞苑叢談謂，「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嘗賦玉樓春詞。」詞中所說按霓裳的，便是周后。南唐書謂：「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羅亂，鼓師曠職，其音遂絕。德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周后變易詭謬，願去哇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

還有如一般珠的一繡牀斜倚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如蝶戀花的一桃李依依着鶯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如攝練子的一帶恨眉兒遠銷橫；如烏夜啼的一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如長相思的一雲一縷，玉一梭，皆溫麗艷美，柔情似水，於清淡中有密意，實

爲他人所不可及。

至第二期的作品，則情調迥異往昔，且看他圍城時之作；已不是「笙歌醉夢閒」的情調了。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鈿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望煙草低迷。爐香閣裏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臨江仙

于此詞的寫作時間及末句，頗多爭執。西清詩話謂：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臨江仙詞，未就而城破。嘗見其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曰：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家，豈爲吾所俘也。」所謂未說而城破，即指末句原爲闕文；至時期則謂圍城中作。但胡荅溪以爲：「太祖實錄左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帥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櫻桃落盡……，乃咏春景，非十一月破城時作。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

間作此詞，亦未可知，方是時，其心豈不危急。」其實，圍城既有一年之久，觀原詞意味，頗見出後主于圍城時的鬱結；正不必固執于未就而城破之說。原闕末句就可證明後主于圍城的危窘，作而復輟，或後又續成，因此令得後人加些考據。墨莊漫錄謂：「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于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澹勁可愛，蓋危窘急迫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 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曰：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又康伯可亦曾補足此詞之末句。但依著舊續聞則謂：「蔡條西清詩話，載江南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又雜書二本，皆作

楚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後則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由此說來，仍以前錄原作爲是。朱彝尊于詞綜中亦謂，「是詞相傳闕後三句，劉延仲補云……而著舊續聞所載故是全作，當從之。」

較臨江仙更爲沉痛的，則是破陣子：

四十年來國家，三千里地山河，鳳闕龍樓連霄漢，玉樹瓊作煙羅，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詞苑叢談謂：「南唐後主歸國，臨行作破陣子詞。東坡謂：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痛哭於九廟之前而後行，乃揮淚對宮娥聽教坊離曲哉？」而希通錄則以爲，「歌辭淒惋，同歸一揆，然項王悲歌慷慨，猶有喑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耳。」這皆不是後主的知音，後主何嘗不思念故國。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是一首最為婉絕的虞美人，感到如一江春水，可見愁之深了。後主且因此詞而被
香。避暑漫鈔謂：「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
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并坐之，遂被禍。」這教我們對
後主有無限追悼。至此詞之絕妙，已無容置喙，豈僅如藝苑卮言所說，「歸時休
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詞，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一而已哉。樂府紀聞謂，後主賦浪淘沙，虞美人，舊臣
聞之，有泣下者，可見感人之深。浪淘沙較虞美人更深沉而淒哀，詞云：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西清詩話謂，「南唐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常作

長短句（浪淘沙），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大概，此闕算是後主的絕命詞了。至後主之父，嗣主璟，亦好文學，存詞雖僅幾首，却極佳妙。尤以山花子二闕，最傳遍一時。

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
還與韶光共顛悴，不堪看。細雨夢回
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手卷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
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
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南唐書謂：「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宗嗣位，常乘醉命感化奏水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罵杯嘆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常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二詞以第一首更爲人愛讀。馮延巳作謁金門，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嘗

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大悅。這是很雋妙的詞林軼話。

宋徽宗趙佶：是神宗之子，在位二十五年，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桓卽位，是爲欽宗，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金人執帝與欽宗北去。至高宗紹興五年，崩于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人不許，這較之李煜更覺可慨。本來他和李煜極多相似之處，天才，愛好文學，喜爲歌詞，生平際遇，無不相同，因此有說他是李煜的後身呢。他的作品，有崇觀宸奎集，有御製集；詞更可觀，惜多不傳。只疆村叢書中所輯宗徽宗詞一卷，從時人筆記選本中所搜羅的。他也和李煜一樣，被虜以後的作品，更覺淒涼，惜只寥寥可數的幾首。如：

玉京曾憶舊京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暄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管，吹徹梅花。……眼兒媚

和李煜的浪淘沙不異曲同工嗎？又如：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
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
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
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燕山亭

原題爲「見杏花作」。淒涼哀怨，只夢裏得見故宮，更可憐的，便夢也新來不做，
這是如何沉痛之言。詞苑叢談謂此詞，「哀情哽咽，鬢鬢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
聽。」我以爲此詞較之後主的「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更外淒惋。

李煜于「佳人舞點金釵溜」的生活中，和周后有些艷事，徽宗亦然。他化名
趙乙，微服到鎮安坊，私幸李師師；且由此更演出周邦彥的一段詞林佳話。據
貴耳錄所載：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
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于牀下）悉聞之，鑿括成

少年遊云：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屋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路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譚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稅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送，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詢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卽「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

一遍看！」李奏云：「容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邦彥的蘭陵王，寫得十分委婉細膩：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柳過千尺。閑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遠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寂寞，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有以爲「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鑑矣。」但李師師却有可佩服之處。金人破汴，主帥颺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跡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贊耶？」乃脫金營，自刺其

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汎瀾也！（見李師師外傳）

第三節 女作家

嚴格的說，能當得起真正女作家的，只李清照一人而已，這裏不能降格以求。

花蕊夫人：姓徐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孟昶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宋，備後宮，後竟死于非命。

能改齋漫錄謂：「徐匡璋納女於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翹輕也。又升號慧妃，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陳尤已云姓費，誤矣。」這就是和孟昶夜起避暑摩訶池上的花蕊夫人，且知

她姓徐氏。但鐵圍山叢話則謂：「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隨王衍歸唐，中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百首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夫人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無論她是姓徐，抑姓費，她隨孟昶降宋，爲太祖（昌陵）所幸愛，太祖之弟匡義（晉邸）引箭射殺之，這是可靠的。

花蕊夫人所以能得宋太祖的幸愛，據說因爲她一首詩做得投好太祖的心意。

后山詩話載：「僞蜀降太祖，召花蕊夫人，使陳詩，誦其亡國詩云：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太祖悅。蓋蜀師十四萬，而王師才數萬耳。「此又見於荅溪漁隱叢話，必是事實。說到花蕊夫人的作品，當然推宮詞百首。她住於深宮之中，終日無所事事，

錦裹身，花插頭，一無思慮，故能曲曲的將「曉鐘聲漸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一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關子錦牙牀一的情景寫出（鄭振鐸語）。另有半闋的詞，極沉着，據蜀中詩話所載，「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采桑子）

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有續成之者，曰：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嫵媚，此去朝天，只望君王寵愛偏。花蕊至宋，猶作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詩，焉有隨昉行而作此敗餘語乎？續之者，不惟空虛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此亦見於太平清話。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父名格非，母王氏，嫁趙明誠。著文凡七卷，詞凡六卷。今多不傳。她的漱玉詞有四印齋所刻詞本（王鵬運刻的）。明誠死于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彼時又適金人之亂，她奔走艱苦，有金石錄

後序可稍知其半生景況。明誠死後，有謂她改嫁張某，這是誣讒之辭，殊不足信。她約死于高宗紹興十年以後，作金石錄後序是紹興二年，她已五十二歲。

清照不但是宋代唯一的女作家，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女詩人，鄭振鐸說：「像她那樣的詞，在意境一方面，在風格一方面，都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她是獨創一格的，她是獨立於一羣詞人之中的。她不受別的詞人的什麼影響，別的詞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什麼影響。她是太高絕一時了，庸才的作家是絕不能追得上的。無數的詞人詩人，寫着無數的離情閨怨的詩詞；他們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這一切的詩詞，在清照之前，直如糞土似的無可評價。」沈去矜說，「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稱詞家三李。」四庫全書提要亦說：「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

清照不但是偉大的作家，且於詞壇人物亦有公允的評論。若溪漁隱叢話引她

的論詞一則云：「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沈唐元絳鬼次蔣叢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鶯遷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紀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價目減半矣。」這樣大胆，這樣見識，在當時沒有第二人能及得上。至于她自己的詞，在當日確也受人敬崇，如辛棄疾有時自稱「效李易安體」，可見她的影響。一般

舞文弄墨的詞人，一般吟風詠月的閨秀，拾得一些空腔濫調，湊成幾句紅桃綠柳，較之易安，真有愧色。

她的詞，既不堆砌，又不生硬，于悽惋之中而不流于俚俗，實是她的天才。

如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綠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勿如夢令：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這「綠肥紅瘦」形容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真覺新穎，查初白以爲詞中疊字，可與唐莊宗「如夢」疊字爭勝。但我以爲連篇累幅寫暮春的景色的，抵不上綠肥紅瘦四字。又如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黃花會謂：「前輩嘗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余謂此篇寵柳嬌花之語，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姜夔**則謂：「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并工，閨情絕調。」

她的文學造就，固然因爲她的天才絕高，但她生于書香門第，亦不無關係。她的父親李格曾以文章受蘇軾的賞識，母親又是狀元王拱辰之女，亦做得好文章，她幼時當然有特殊的陶冶。年二十一，嫁給諸城趙明誠，明誠又是一位文士。婚後的十年，是她最幸福的時期，這在金石錄後序上說得很親切。

余建中（徽宗年號）辛巳、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始歸趙氏。……侯

（即明誠）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方絕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這簡短的記述，可見見她和明誠夫妻間的美滿生活，據瑯環記所載，他們倆還有這樣一段姻緣：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這雖不足盡信，亦可證明清照負才的詞女。瑯環記又謂：「易安結婚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云：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

眉頭，却上心頭。

又題作「別情」的鳳凰台上憶吹簫，想亦爲明誠而作。

香冷金貌，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徧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古今詞論引張祖望的話說，「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癡語也。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迹。」如醉花陰的一首，是最膾炙人口的。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廚，昨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詞苑叢談謂：「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自愧勿如，乃忘寢三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明。德明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

不銷魂三句絕佳。正易安作也。此亦見于瑯環記。明誠苦思求勝，作了十五首，還抵不上易安的三句，這不要教明誠氣煞。

總之，「在這個時候，她的詞似乎是已達到最高的境界。所有好詞，在這時作的最多。」如：

晚來一陣風兼雨，洗盡炎光，理罷笙簧，卻對菱花淡淡妝。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廚枕簟涼。——采桑子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點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減字木蘭花

綉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的重來。

將少女的情致和心意曲曲傳出，深閨中少年夫婿調笑的情景，不活現眼前嗎？這樣的幸福，自結婚後，繼續了十多年。其初，家計還不很寬裕，有人持徐熙牡丹

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其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運守兩郡，竭其俸入，以其鉛槧。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纖題。得書畫蠶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寮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舌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青春少年華，容易消逝，晚年便在凄苦中過活了。

一則生母見背，奔喪到金陵；一則金人南犯，將歷年心血所寄托的藏書燒盡，使她皆極痛心。金石錄後序上說，「至靖康（欽宗年號）丙午（一一二六）歲，侯守潘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高宗年號）丁未（元年，一一二七）春三月，太夫人喪南來，……至建康。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燬燼矣。」而這時又直父親之遭罷免，更使她悲憤

無涯。極恨之餘，一方神馳於明誠，一方又眷念故鄉，有春殘詩，正抒寫這鄉愁的。

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妝恨髮長；

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

南渡之後，她更懷戀北郡。題爲「元宵」的永遇樂詞，有懷于京洛舊事而發的。

落日瑤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向花間重去。不如向簾兒底，聽人笑語。

貴耳錄謂此詞，「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此真知音之言。

這時，高宗建炎二年，明誠復起用，知建康府，算是她較為慰安的時候。清波雜誌謂，「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廣和，明誠每苦之也。」可惜這樣的尋樂，又不能久；竟不料明誠會捨她而長逝。金石錄後序上說：「己酉（建炎三年，一一二七）春三月（明誠）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忽忘也。遂馳馬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惶，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

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至此，易安更限於悲苦之中。她祭明誠的文，有「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或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御街行詞亦是她丈夫死後悼亡之作。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烟斷玉鑪寒，伴我情懷如水。笛弄三聲，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明誠死後，奔波四走；既爲病魔，且因「玉壺」事幾遭不測；所剩之書被戰亂燬燼，這真如何的不幸。金石錄後序謂：「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鱸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匪測，有弟遠，任勅局

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願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建炎四年）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元年）春三月，復赴越。壬子（紹興二年）又赴杭。一四年之間，輾轉幾無一日之寧。其後，又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台，至紹興三年，乃與弟迓卜居金華。憂患之餘，怎不令她淒然欲絕。有武陵春詞是居金華時作的。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胡適之以爲「這一首似是她的丈夫死後之作。」其實，無須疑忽的，雙溪是在金華，在她丈夫未死之前，未到過金華；再就詞中「物是人非」詞意看來，更可斷爲悲悼明誠兼感身世之作。

她的作風，自遭離亂，更外淒清。聲聲慢的一首，實可做她的代表作，也是

詞壇上的千古絕作。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是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鶴林玉露謂：「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貴耳錄亦謂：「易安秋詞聲聲慢，此乃公孫大鏡舞劍乎。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得。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閒氣也。」

大概因為她太才氣縱橫，便遭忌妬，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於是有再醮之說。說她晚年改適張某，又不和睦，致易安有「猥以桑榆之晚境，配此駟儉之下材」之憤語。此說見于茗溪漁隱叢話及雲麓漫鈔。直到了清，俞正燮作易安居士

事輯（見癸丑類稿），爲之辯誣。吳子律蓮子居詞話亦根據金石錄後序而駁謬妄。他說：「紹興甲寅作金石錄後序時，年五十有一，其明年乙卯，有上韓胡二公詩，自稱閨媵婦，時年五十有二，豈有就木之齡已過，墮城之淚方深？」此後陸心源和李慈銘也都有辯誣的話。胡適之就各家所說，總爲三個理由，以證改嫁之誣，引錄于后。

（一）舊說她改嫁張某，是蔡崇禮作合的。但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蔡崇禮的女婿謝汲寓台州，自序四六談塵，稱清照爲「趙令人李」，那時，她已六十歲了（俞氏說）。（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說張某因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得罪除名，後人因擬此妻李氏卽清照。李慈銘指出繫年要錄明載此事在紹興二年九月朔，而清照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十月朔，尙自稱「易安室」，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媵婦，忽在張氏訟其夫？（三）李慈銘又指出她在紹興三年五月上胡松年詩，有「養家祖父生齊魯」之句，是她以老寡婦終，已無可疑——改嫁

并非不道德的事；但她本不會改嫁，而說她改嫁了，那却是小人的行爲。

說易安改嫁，也有一些事實的附會。當明誠從池陽赴行的時候，有張飛卿以玉壺示明誠，後亦攜去，乃被人妄言欲饋金人，舉以上聞。明誠既死，易安又大病，聞玉壺事大懼，盡以家中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又已幸四明。這在金石錄後序上也說到的：「先侯病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復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妄言，有頌金之語，或言有密諭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幸四明。」時中書舍人綦崇禮爲明誠辨認一事乃得白。易安因與崇禮有親誼，爲玉壺事又極得崇禮幫忙，因作小啓謝之，文云：

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盲。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抵雀捐金，利將安在？將頭碎璧，失固可知。竇自謬愚，分知獄市。內翰承旨，縉紳望族；冠蓋濟流，目

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收復，本緣陸贄之詞；淮蔡抵平，共傳昌黎之筆。哀憐無告，義同解驂，感戴洪恩，事真出己。故茲白首，得免丹書。雖南山之竹，豈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見周行義宮闈）

（文選）

這信被李心傳改篡，却謂易安改嫁張飛卿，不睦請離，由綦崇禮爲之處理，易安遂作書謝崇禮。上面的信便被改成這樣說法：

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駟僮之下才。……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見雲麓漫鈔）

這實在離奇。晚年的易安，既已不幸，又遭誣詬，真可慨也。

「晚境悲涼，超代的女詞人便這樣終她的殘年了吧？不知她是否終老于

金華？不知她是還要別處流浪？我們臨風懷想，何處去弔她的孤墳呢？」

魏夫人：朱晦菴曾說，「本朝婦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易安之詞雖零落，還有漱玉詞的幾十首，魏夫人詞則所存極少。她是襄陽人，道輔之姊，曾子宣丞相之妻，封魯國夫人。子宣即曾布，神宗末年，頗受眷遇。老學庵筆記謂：「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召還，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之云：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夫人的詞極清空流麗，亦是「花間」一派。如點絳脣：

波上清風，畫船明月人歸後；漸消殘酒，獨自凭欄久。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重回首，淡煙疎柳，隱隱蕪城漏。

至菩薩蠻一闋尤爲文壇稱道：

溪山掩映斜陽裏，樓臺影動鴛鴦起。隔岸兩三家，出牆紅杏花。綠楊堤下路，早晚溪邊去。三見柳綿飛，離人猶未歸。

雅編謂：「魏夫人有江城子捲珠簾諸曲，膾炙人口。其尤雅正者，則菩薩蠻，深得國風卷耳之遺。」

朱淑貞：她實當得起女作家，和李易安堪以并美。但可惜得很，她的身世不能詳知，只曉得她是錢塘人，或云海寧人，自號幽棲居士，或謂朱熹的姪女。現存斷腸集十卷。一她的命運，比李清照更爲悽苦，嫁與市井的僧子做妻，一生便這樣的悒鬱無聊，永淪于痛苦中，消磨她的青春美景了。其詞名斷腸者，正是她生活的縮影。「雖然我們讀斷腸集，看她的作風是悽苦的情調，但究竟是怎樣事實，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只能說一句抽象的話，遇人不淑，悒鬱而死。西湖游覽志謂：「淑貞錢塘人，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淑貞抑鬱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復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茶毗之。臨安王唐佐爲之立傳，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這裏且選幾首，如：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此卽最爲人傳誦的生查子，竄入廬陵集，有以爲歐陽修作。四庫全書提要謂：「楊慎升庵詞品載生查子一闕，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語，毛晉跋遂稱爲白璧微瑕，然此詞今載歐陽修廬陵集第一百三十卷中，不知何人竄入淑貞集內，誣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詞品，既不爲考；而晉刻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六一詞卽在其內，乃於六一詞漏注互見斷腸詞，已自亂其例，於此集更不一置辨，且證實爲白璧微瑕，益鹵莽之甚。今刊此一篇，庶免於厚誣古人，貽九泉之憾焉。」這雖替淑貞辨誣，在文以載道的文學批評下，淑貞此詞當然免不了桑中濮上的不名譽。現在我們必不以此繩文學。六一詞極醜雜，如馮延巳的「庭院深深」的蝶戀花，亦被竄入，宋人政黨傾頗烈，常以他人之作輯入本人集內，以爲誣陷口實，此生查子想亦如此。又如：

獨行，獨坐，獨唱，獨斟，獨臥；佇立傷神，無奈春寒著模人。此情誰見？淚洗殘粧無一半。愁病相仍，剔盡寒燈夢不成。——減字木蘭花。

王孫去後無芳草，綠偏香階、塵滿粧台。粉面羞深淚滿腮，教我甚情懷？去時梅蕊全然少，等到花開，花已成梅；梅子青青又帶黃，兀自未歸來。

——采桑子

儘水垂楊千萬縷，欲繫春少住，春遠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綠滿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

却下蕭蕭雨——蝶戀花

皆悽哀欲絕。不過她的作風，影響後來才媛閨秀很大，全趨于工愁善病的自悼自怨，這是淑貞所沒有想到的吧。

陸放翁妻：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得孝宗稱賞的

陸游，與妻唐氏的離異，頗為哀艷，今京劇中有敘頭鳳即演此本事。敘頭鳳一詞

是唐氏所作。事見妾辛雜識：「陸觀務初娶唐氏，閻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也，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趙）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馮琳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爲敘頭風一詞，題園壁間云：

紅酥手，黃籬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實紹興乙亥歲也。」唐氏和云：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嘗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粧歡，瞞瞞瞞！

其後，「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常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後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寧宗年號）已未歲也。未久，唐氏死。「唐氏的和詞，見于耆舊續聞，且謂作詞之後不多時，唐氏卽快快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是則唐氏之死，在沈園邂逅之後不遠，癸辛雜識謂在慶元作詩之後，於詩的含意便會不通了。

「唐氏不容於其姑被出，而放翁先納妾又爲唐氏所逐，」誠如柳亭詩話所謂，「釵頭雙鳳，大小一揆，廬江吏，馮敬通，殆合而爲一乎。」據隨隱漫錄所載：「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詩云：玉堵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柳，一枕淒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而別。」詞云：

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夢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

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但池北偶談則謂此題壁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階作畫堂，闌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傳會可笑。」是則放翁并無納妾之說。而齊東野語又謂：「蜀娼類能文章，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置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

咒你？——（鵲橋仙）

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卽此妓也。」

詞妓：五代而下，雖有李後主和蘇東坡把詞的意境擴充到表現整個的生命，但一班作者，還免不了帶些「玩賞」的意味。且承着「花間」的作風，諷詞之佳

妙：只在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又因當時的詞是入樂的，此風直到南宋，如姜夔也得意着「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於是，自命風流的詞人要想將那「賞玩」的情懷唱得頗爲愛聽，便自然而然的付托於一個對像——妓女。妓女做了傳播絕妙好詞的歌者，當然也會耳濡目染的舞文弄墨。

琴操：杭州伎，後爲尼。頗有才，曾改秦觀的滿庭芳詞，而自成絕作。能改齋漫錄謂：「西湖有一倅，閑唱少遊滿庭芳，誤舉畫角聲斷斜陽。琴操在側云：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曰：爾可改韻否？琴操卽改作陽字韻。東坡聞而賞之。」少遊滿庭芳原作云：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遠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

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琴操改少游詞云：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棹，聊兵引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紅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又青泥蓮花記謂：「蘇子瞻守杭日，有伎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意中人？對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鎖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揚學士，籠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聶勝瓊：長安妓，後歸宋之間。有寄別李生的鷓鴣天一詞，最爲淒清。青泥蓮花記載：「李之間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倡也，質性慧黠，公見而喜之。李將行，勝瓊送別，餞飲於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復留經月。爲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一詞以寄李：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蓋寓寄鷓鴣天也。之間在中路得之，藏於篋間。抵家，爲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健，遂出粧奩，資夫取歸。瓊至，卽棄冠櫛，損其新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焉。」

嚴蕊：字幼芳，天台營妓。歌舞色藝，冠絕一時。曾下獄，自陳小詞待出獄從良，事見癸辛雜識。

「嚴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與正賞之雙繼。又七夕，郡齋開宴，坐客有謝元卽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

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才隔夜。

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節使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濫，繫獄月餘，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移籍

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兩月之間，一再杖，幾死。然蕊聲價愈騰，至徵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爲憲，因賀勅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
 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

詞壇的女作家，擇尤者已略如上述，茲再引管夫人的我儂詞以作結束。管夫人乃趙子昂妻，子昂欲納妾，管夫人作此詞。這好似卓文君之作白頭吟，但我儂詞較白頭吟更爲高妙動人。詞云：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
 情多處，熱似火！

把一塊泥，捻一個你，捏一個我。

將咱兩個，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此
页
空
白

第五章 南北曲

第一節 曲的起源

曲的興起，王世貞存藝苑卮言上說：「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話語雖簡單，却可見出文學發展的輪廓，兩村曲話亦說，「三百篇後，變而爲詩；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詩盛於唐，詞盛於宋，曲盛於元之北。北曲不諧於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於明。」所以曲便成了有元一代的時代文學。」

算作元曲的前身，說得遠，則古之俳優，唐之代面撥頭；當然的，關係較為密切的，則是宋的雜劇和金的院本，宋的雜劇，在宮中歲時宴饗之際，舉行小兒隊和女童隊的歌舞，一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本於懲戒，又隱於諷諍。」王國維稱之爲滑稽戲。邵城記勝謂，「散樂教坊十三部，惟以雜劇爲主。」至金的院本，見於陶宗儀的輟耕錄有六百九十種名目，可見當時流行之盛。此類院本，金人所作，「其名例與周密武林舊事所記宋官本雜劇段數大抵從同，體裁亦復近似，而複雜過之。則院本非金人之創作，實沿用宋詞之體式。故宋雜劇與金人院本兩者初無二致也。」

前兩段從實質上及形式上說明了曲的形成。王世貞謂，「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及，乃更爲新聲以媚之。」所以曲可目之爲詞餘。劉熙載於藝概上更謂，「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

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劉氏以爲未有曲時，詞卽是曲，這是值得注意的。

至於元曲的體製，創自何人，不見於紀載。元曲的初期盛稱關王白馬；——這個時期，一面是元曲的創製時期，一面又是完成時期。到了他們時，元曲的製作已有一定的規律，他們的作品沒有不合於我們現在所尋出的元曲的規律，這可證明曲的製作在元初已經完備。

在元曲中，除開小令或套數，只就雜劇說，有下面幾個規律。

一四折一本 雜劇以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合四折爲一本。毛奇齡的西河詞話謂，「元人造曲，則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至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一本五折，是僅有的例外。若王實甫的西廂記，實是五本雜劇所合成。如毛奇齡所說，「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

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可唱獨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

二每折只限一人獨唱

毛氏謂司唱屬一人，這是元曲中很嚴謹的規律。李漁

在閒情偶寄亦謂，「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口，從無

互歌造詠之事。」梁廷棖的曲話也說，「元曲則歌舞合於一人，一折自首至末，

皆以其人專唱。」且司唱又僅限於正末或正旦，唱者為主，而說白的爲賓。李漁

說，「賓與主對，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梁氏亦說，「唱者爲主，（非

正末，卽正旦）而白者爲賓。則連箱之法未盡變也。」

三每折一調一韻 在元曲中，一折限於一調，且皆一韻到底。至所用宮調及

套數亦多一定。梁廷棖謂，「北曲中第一折必用仙呂點絳脣套曲，第二折多用南

呂一枝花套曲；餘則多用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等調。蓋一時風氣所向，人人

習貫其聲律之高下，句調之平仄。先已熟記於胸中，臨文時，或長或短，隨筆而

赴，自無不暢所欲言。」陳鐘凡於中國韻文通論將元曲所用宮調套數列爲一表，

茲錄於此。

宮調	套數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仙呂	點絳脣	95	2	0	0
	八聲甘州	3	0	0	0
	材裏迓鼓	0	0	0	(1)
南呂	一枝花	0	35	8	1
中呂	粉蝶兒	0	13	30	16
正宮	端正好	1	31	18	6
黃鐘	醉花陰	0	1	2	4
大石	六國朝	1	0	1	0
	念奴嬌	0	1	0	0
商調	集賢賓	0	7	12	0
越調	鬪鶴鶩	0	6	15	1
	耍三台	0	1	0	0
雙調	新水令	0	2	13	71
	五供養	0	1	1	1
	總計	100	100	100	100

四每曲之末題目正名 此規律於現存的元曲，無一例外。題目和正名只在說明曲的用意和情緒，大多為七言或八言的聯句而成。

又元曲於四折之首，每加楔子，或說明作劇的含意，或與劇情有關而難入四折者。此類楔子，大多一二小令，不用長套。

因爲要合於蒙古人的口味，當時雜劇的創作皆流行在北方，如關王白馬，只白樸是真定人，餘皆大都人，其後漸漸流行到江南。王國維說，「有元一代之雜劇，可分爲三期：一，蒙古時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後至元一統之初，錄鬼簿卷上所錄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統時代，自元後至順帝後至元間，錄鬼簿所謂已亡名公才人與余（籀嗣或）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則南方爲多，否則北人而僑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時代，錄鬼簿所謂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爲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劇之傑作，大抵出於此期中。至第二期則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三家外，殆無足觀。而其劇存者亦罕。第三期則存者更罕，僅有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晔，五劇（按指秦之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及宜秋山趙禮讓肥，蕭之王脩然斷殺狗勸夫，朱之昊天塔孟良）

盜骨殖，王之破陰陽八卦桃花女。」其去蒙古時代之劇遠矣。」

大概因爲窮則變，於是北曲換了面目，便形成解放的南曲，可是，在北曲盛行時，是否有南曲之製作，却是個疑問。現在所存的南曲，皆明代產物，所謂南曲之蒿矢的荆劉拜殺，最早亦在元末明初，若依規律說，則南曲從北曲解放出來，這實可證明南曲的發達後於北曲。

北曲每本只限四折，而南曲則可長至五十折；且北曲只謂第一折第二折，而南曲則每折多用四字或兩字以爲齣目。

北曲只限一折一人獨唱，而南則否。毛奇齡謂，「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這當然可算作一種解放。

至於南曲每齣的前後曲的宮調，既不限定；且許換韻，這也可見南曲從北曲演化而來。而南曲之下場詩，則相當於北曲篇末之題目正名。

王國維謂「南戲之淵源於宋，殆無可疑，至何時進步至此，則無可考。」現

在所存之南曲，僅荆劉拜殺和琵琶記五種。祝允明的猥談謂南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那末，南曲的創始，早在北曲之前，可是，

「金元兩代，作者特寡，至元明之際復興，其後遂奪北曲之席而代之矣。」

荆敘記，明人以爲柯丹邱撰。王國維謂「柯敬仲未聞以製曲稱，想舊本當題丹邱子或丹邱先生撰。丹邱子者，明寧獻王道號也。後人不知，見丹邱二字，卽以爲敬仲耳。」

劉知遠一名白兔記，寫李三娘磨坊受苦事，不知何人所撰。

拜月亭一名幽閨記，施惠所撰。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巨目美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和曲填詞爲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至拜月之先，已有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及王實甫的才子佳人拜月亭。

殺狗記，徐睨所撰。睨字仲田，淳安人。明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

嘗自許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

琵琶記，高明所撰。明字刻誠，永嘉平陽人。姚福的青溪暇筆謂，「元末

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樂社，以詞曲自娛。見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國朝（明）遣使徵辟不就。卽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美味，在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有謂琵琶記乃譏諷王四所作；高明亦有作高拭者。

王世貞說，「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采入，而沈約四聲，遂缺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擿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所以北曲到了明便被傳奇所代替。

明之傳奇作者，不可勝數，太倉魏良輔精於曲律，且複製譜，於是崑曲大盛。

第二節 元劇作家

關漢卿 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爲太醫院尹，入元不仕。所著雜劇，見於清獻王太和正音譜的共六十三種，現只存十三種，爲：西蜀
夢，拜月亭，謝天香，金線池，切綸旦，救風塵，單刀會，玉鏡台，調風月，蝴蝶
蝶夢，竇娥冤，魯齋郎，續西廂，臧晉叔元曲選所錄的計八種。他的作風，汪
洋肆恣，感慨蒼涼，曲品評爲「瓊林醉客」。

王實甫 大都人。金之遺民，餘無可考。所著雜劇十四種，今存其二，即西廂記和麗春堂。實甫以妍麗並冶著稱，曲品評爲「花間美人」。

白樸 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隴州人，後居真定。生當金末元初之際。所作雜劇十七種，今傳者有梧桐雨和牆頭馬二種。仁甫年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仁甫之父）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起，遺山遂繫以北渡。日親炙遺山

聲效，談笑悉能默記。後數年，寓齋北歸，父子卜築於漳陽。時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爲後進之翹楚。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洽。然自幼經表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感。逮亡國後，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見王博文天籟集序）至元一統後，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遊，用示雅志，詩詞篇翰，在在有之，著天籟詞二卷。

馬致遠 號東籬，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務官。所著雜劇十四種，今傳青衫淚，岳陽樓，博高臥，漢宮秋，奪福碑，任風子，黃梁夢七種。曲品評爲「朝陽鳴鳳」。

鄭光祖 字德輝，平陽襄陵人。所著雜劇十九種，今存傷梅香，周公攝政，王粲登樓，倩女離魂。錄鬼簿謂德輝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病卒，火葬於西湖之芝寺。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

喬吉甫，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所著雜劇十一種，今存兩世姻緣，揚州夢，夢符等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勸，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趙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至正五年，病卒於家。其論作曲，謂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言樂府矣。

王國維謂，「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甯稱關白馬鄭爲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厚，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綿，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惟宮大用瘦硬通神，自樹一幟。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遊，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同，而品格則略相似。

也。明寧獻王曲品評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甯獻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北劇南感，皆至元而大成，其發達亦至元而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2222B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實價大洋七角

“系體學文國中”

版權所有

著者 馬仲殊

發行者 樂華圖書公司

印刷者 樂華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五四七—五四八號
樂華圖書公司
四馬路中五六五號

特約發行所

漢口 特三區保華街 光明書局
廣州 永漢北路 共華書局
杭州 薦橋直街 樂華圖書局

欲了解國際事變·懸案·必備

國際常識辭典

年來國際事變，風起雲湧，世界經濟恐慌之暴浪，尙未有切實之解決，而日俄間之風雲，又陡然而起矣。凡為時代青年，尤其處於世界列強宰割下之中國的青年，怎能不急起直追以求國家之富強乎？本書之目的，是在使中國之青年得以了解國際事變之前因後果。關於中國與各帝國間之懸案，解說尤為詳明。中國青年應宜人手一編。

鍾英編著 實價七角

上海四馬路

樂華圖書公司新刊

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第一流作家

獨清自選集

自選集出版

謹將獨清先生熱烈的抒情，用最經濟的手法，整個地呈顯給全中國青年。

作者照片

親筆簽名

內容

第一部 詩歌
 哀歌，玫瑰花，Une Jeune V
 acabonde persane，我從 Café
 中出來，最後的禮拜日，弔羅
 馬，別羅馬女郎，動身歸國的
 時候，死前的希望，別了，短
 歌，埃及人，Seine 河邊的冬
 夜，我歸來了，我的故國！要
 是我被人...，壯偉的離別，上
 海底憂鬱，滾開罷，白俄！新
 戀歌，送行。

第二部份 小說
 三年以後，子畏於匡，流浪一
 頁。

第三部份 戲劇
 楊貴妃，鳳儀亭，國慶前一日

米色道令
紙精印
實價大洋
一元

30

特

和